

定改
漢文新編

鹽谷溫編

卷三

3759
Shi15
資料室

41891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26
20000 26434

T15
1928
200030
2749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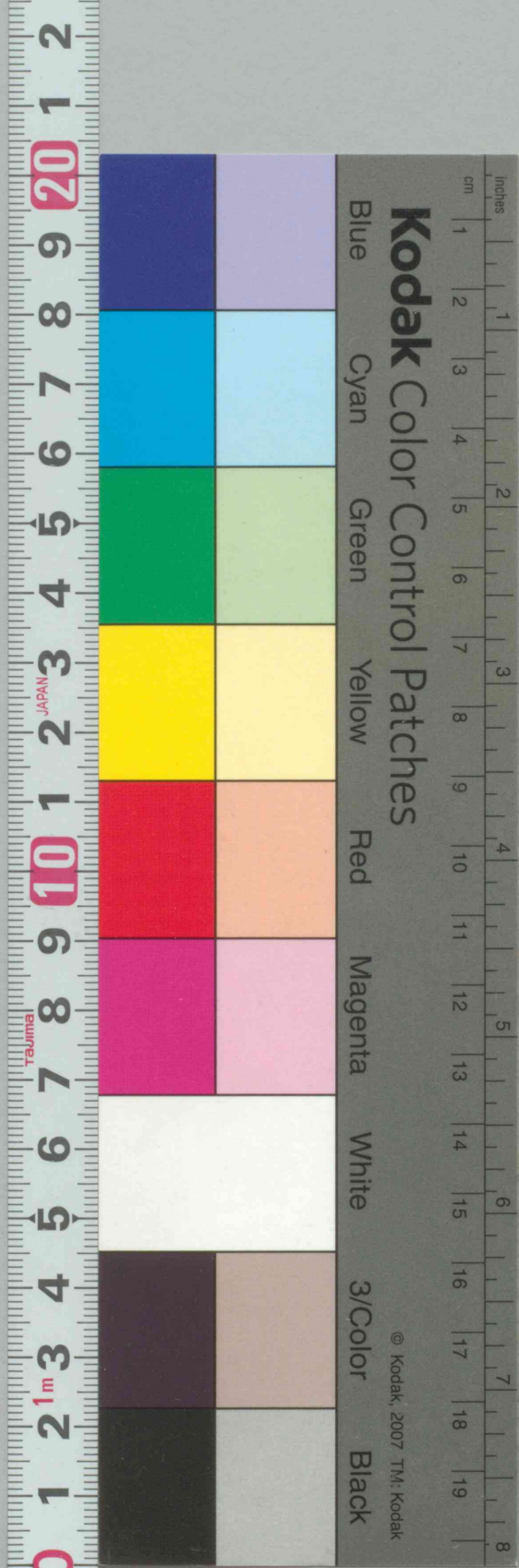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資料室

375.9
Shi 15

大正五年十二月廿二日

文部省大檢定濟

改訂

漢文新編

東京帝國大學
文學部教授

文學博士 鹽谷 溫 編

東京

弘道館發行

東京帝國大學
教
20434
圖書



聖 像



文廟畫像

改定漢文新編卷三目次

內篇 名家文鈔

鹽谷士健加冠祝辭
 恭書花董御歌後
 楠左衛門尉髻塚碑
 遊芳野
 芳野懷古
 近古史談引
 大緩山(練習)
 書鳥井勝高死節圖後
 句法

星野	鹽谷	森田	類田	大井	河野	大谷	豐谷	大親	安井
恒	温	益	系	系	系	系	系	系	系
一頁	四	六	九	九	〇	〇	〇	一	一

記與小川三平話

格言

鍛工助弘傳

泉岳寺

日本刀

練心膳論

雲居和尚(練習)

記沖島廻游事

泊天草洋

句法

靜古館記

夏誦說

西國立志編序

東洋立志編叙(練習)

鹽谷世弘 一九

蒲池 二一

坂井華 二二

大馬圭介 二六

中村和 二七

大觀清榮 三〇

鹽谷時敏 三三

賴 三三

林長孺 三八

鹽谷世弘 四〇

中村正直 四三

中村正直 四三

中村正直 四六

格言

送宇田先生歸下毛序

送松平恒雄君赴任英國序

送松平恒雄君使華府

新築著義書院記

句法

士規七則

山鹿素行傳

烈士喜劍碑

狗說(練習)

橋本景岳墓表上

橋本景岳墓表下

格言

象山詩鈔序

山口 四七

南麻綱紀 五一

鹽谷溫 五三

鹽谷時敏 五三

吉田矩方 五七

鹽谷 六〇

林長孺 六四

賴 六八

重野安輝 六九

重野安輝 七五

重野安輝 七五

中村正直 七六

題那波利翁像

松前城下作

長尾秋水碑

論語鈔

外篇 十八史略鈔

春秋戰國

管晏相齊

貧交行

題長安主人壁

孔子傳附孟子

吳越興亡

蘇臺覽古

越中懷古

佐久間啓 七九

長尾景翰 八一

鹽谷時敏 八一

八五

八五

八五

八五

九三

九五

九五

九六

一〇〇

一〇三

一〇三

豫讓報仇

豫讓橋

魏文公禮士(附吳起)

商君變法

馬陵之戰

馬陵道

蘇秦合從

張儀連衡

孟嘗君好客

讀孟嘗君傳

信陵君救趙

范雎相秦

詠史

燕丹圖秦

胡 曾

二〇六

二〇六

一〇九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二

一一三

一一四

一一六

一一九

一一九

一二三

易水送別

駱

賓

王

一三五

秦

始皇政治

王

一二六

長城

王

遵

一二八

焚書坑

王

燭

一二八

陳勝起兵

陳

一二九

項梁項籍起兵

陳

一三一

沛公下秦

陳

一三三

讀秦紀

陳

參

尹

一三五

東漢

昆陽之戰

胡

一三六

昆陽

胡

曾

一三九

光武即位

胡

一三九

得隴望蜀

胡

一四三

馬援戒兄子

胡

一四六

班超定西域

胡

一四七

玉門關

胡

一四九

唐

太宗論治道一

高

一五〇

太宗論治道二

高

一五三

安史之亂一

高

一五四

安史之亂二

高

一五六

張中丞廟

高

一五九

宋

太祖創業

高

一六〇

趙普論語

高

一六三

王安石新法

靖康之變

胡銓封事

題西湖圖

示兒

岳飛精忠

題青泥市寺壁

岳王墓

文天祥勤王一

文天祥勤王二

崖山之戰

文天祥不屈

初到建寧賦詩並序

一六四

一六七

一七〇

一七一

一七一

一七二

一七二

一七四

一七五

一七五

一七八

一八一

一八四

一八六

附錄

年表

地圖

改定漢文新編卷三目次



漢文新編 卷三

內篇 名家文鈔

鹽谷士健加冠祝辭

星 大野 恒

明治二十五年十二月、鹽谷修卿長子温、年十五歲、
 矣。修卿招親戚朋友、爲行冠禮、字曰士健。島田敬甫
 爲賓、恒亦以其王父門生與焉。冠禮所以責成人之
 道也。自斬髮之制行、冠禮遂廢。修卿斟酌行之、以明
 古義焉。顧恒之在宿陰先生之門也、修卿方卅角先

島田敬甫、名八重禮、字八敬甫、墓村下號ス

王父、祖父

卅角、音クワンカク、幼年ノコト

執所役、學僕ノコ

生暇則引坐側、整容端坐、親授句讀、或時使恒代授。恒時執所役、意切於惜陰。一日待修卿、諷誦稍上、口披帙、偷看先生乍見、厲聲曰、已則不專、焉望英次之專精也。英次修卿少字也。及修卿成童、又會親賓、行冠禮。其嚴於督課、深於期望、皆此類也。是以修卿才學日進、今則名聲藉藉於士林矣。夫先生於修卿、既已如此、則修卿於士健、亦必如先生。是士健親受訓於先生也。然則士健他日所成就、亦可知已。古今儒門之傳業、至十餘世、若數十世、而不絕者、前有管江、後有林藤、管氏江氏、碩學聞人、奕世相繼、是勿論已。

奕世、代代

三世、羅山編纂
岡 述齋、岩村城主松平家盛ノ次子

林氏則三世以外、名望頓衰、述齋自岩村入嗣、再振其業。然非羅山之胤也。至伊藤氏亦然。豈其子孫之才、不如父祖耶、抑亦勤苦之功未至也。今鹽氏自宕陰先生以

温良恭儉讓

世也、書

儒起家、實山先生以

第承之、以及修卿、既三世矣。士健其克繼述先業、使人翕然稱曰、鹽氏之管三、江帥、豈不偉哉。修卿請祝辭。恒以敬甫辭。則曰、戒勉之言、不厭多。使兒左右則傲、不亦可乎。乃敘先師所以待修卿、併述儒門世業。

管三、三品管原文
詩 江帥、大江匡房、
大宰權帥トナル
左右、カレコレト
イフ意

之不易申之以辭(辭略)

王父 斟酌 卬角 藉藉 奕世 翕然 繼述

豈其子孫之才不如父祖耶抑亦勤苦之功未至也

恭書花董御歌後

鹽谷 温

兩儀、陰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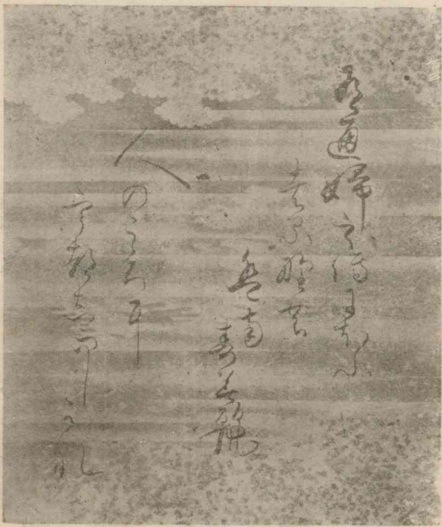
三從、婦人ノ從フ
ベキ三徳、未ダ嫁
セザレバ父ニ從
ヒ、既ニ嫁スレバ
夫ニ從ヒ、夫死ス
レバ子ニ從フヲ言
フ
格知、理科ライフ

兩儀分性剛柔配德男行女隨夫唱婦和故婦人無
專制之儀有三從之徳古之道也泰西道德以個人
為重固與我國以家族為主者不可同日而論也明
治以還文物制度取範于歐米學校教育注重於格
知於是女學勃興有大學有高等科殆與男子無異
焉然往往長於知識而短於德行重乎個性而輕于

華胄、貴族

六月十九日、大正
十二年

家庭。識者慨之。未有。一家二主。而能治者矣。北鷄司
晨。實亂之階也。女子學習院。奉昭憲皇太后懿旨。為
教育華胄女子處。皇后陛下。亦嘗在受業之列。是以
常垂寵眷。親臨卒業式。又
視生徒肄業。以為獎勵。茲
六月十九日。賜國歌一章。
捧誦數次。未曾不感泣所
以垂訓女子之優渥也。謹



按御歌凡女子以謙讓為德飾之以才學入則孝於
父母出則助夫教子通於古今應於內外是其宜也

蠡測、穢見ノ狹キ
コトヲイフ

徽音、オコトバ

正平、復村上天皇
ノ年號

蓋昭憲皇太后金剛石御歌以振興女教為念而今
皇后陛下花董御歌以涵養婦德為戒異途而同歸
勸諭深婉非臣等蠡測所能及也是故才氣煥發凌
男子者非婦道也卑弱頹陋缺內助者非婦道也為
本院學生者豈不勉勵學業陶冶品性以為婦女楷
範深思所以奉答徽音而可哉

兩儀分性剛柔配德 異途而同歸 涵養婦德 蠡測

楠左衛門尉警塚碑

森田益

正平三年正月車駕在芳野賊將高師直大舉來寇
楠左衛門尉與其族黨百四十三人詣行宮陛辭畢

乙丑、慶應元年

談山、多武峰二同
シ、大和ニ在リ

藤公、鎌足

拜訣後醍醐帝陵入如意輪寺各截髻題姓名於壁
然後進戰不克皆死之今茲乙丑秋益自備中歸鄉
將登談山遂遊芳山會津田正臣欲建石以表公警
塚來請文益益曰余且



遊二山子姑待之己而
登談山謁大織冠藤公
廟規模宏敞殿宇壯麗
使人起敬及登芳山首

問其所謂瘞髻處在蔓艸寒煙中過者或不知也於
是益低回不能去潛然淚下曰公與藤公皆王朝之

楠左衛門尉警塚碑

善臣、音ジンシ、
忠臣、音イフ大慈、
音ダイタイ、大惡、
人ライフ

綱常、三綱、君臣、
父子、夫婦、兄弟、
五帝、仁、義、禮、智、
信

宵旰、宵衣、旰食、政、
務、二多忙ナルコト

孝之、
忠之、
義之、
禮之、
智之、
信之

蓋臣也。藤公斃大慙於一擊。回天日於將墜。位極人
臣。子孫蔓衍。廟食百世。公則討賊不克。以身殉難。南
風不競。宗族殆盡。今欲求其遺跡。而不可遽得。嗚呼、
何其幸不幸之異也。已而拭淚。以為其幸不幸。雖異
其功。未嘗不同也。夫藤公回天之績。偉矣。然比之公
父子之大節。彪炳與日月並懸。存綱常於無窮者。未
知其孰愈也。益既歸。正臣復來。促乃舉前言告之。且
曰。方今夷狄猖獗。九重宵旰。士效力國家之秋也。事
成則為藤公。廟食百世。不成則為公。死節垂名於竹
帛。豈非大丈夫平日之至願乎。正臣躍然起曰。是可

以表公髻塚矣。遂書以與之。正臣字仲相。稱監物。世
仕紀藩。楠中將十八世之裔云。

- (一) 大慙 猖獗 彪炳 蓋臣 南風不競 回天之偉績
- (二) 宵旰 宵衣旰食 殉難 殉節 殉國

遊芳野

萬人買醉攪芳叢

恨殺殘紅飛向北

芳野懷古

古陵松柏吼天颺

眉雪老僧時輟帚

感慨誰能與我同

延元陵上落花風

藤井啓

山寺尋春春寂寥

落花深處說南朝

此三
王野
の三絶

延元陵、後醍醐天
皇陵

芳野懷古

河野 麗

山禽叫斷夜寥寥。無限春風恨未消。
露卧延元陵下月。滿身花影夢南朝。

近古史談引(亨文)

鹽谷世弘

簾較、サラサラト
イフ音
士廣、韓ハ清崇、
蘇溪ト號ス、近古
史談ノ著者ナリ

琢廉礪隅、名ヲ
重シシ、節ヲ守ル
コト
爵、杯ノコト
頭風、頭痛ノコト

春首南風揚沙破窓簾較塵全滿几席頭涔涔痛偶
士廣袖此卷來示屬予題言讀其英主猛將之事如
耳啞啞叱咤之聲讀其武夫悍卒畸人俠客之事如
目橫梁舞劍扼腕揚眉之容讀其忠義捐軀節烈之
事令人想整襟正色琢廉礪隅之狀於是拍案呼快
命爵引滿頭風頓愈憶昔從山陽賴氏於京師晡間

日本贈、大和魂
磨硯、詩文ヲ
作ルコト

姚姒子姬之教、姚
ハ虞ノ姒似ハ夏ノ
姒、子ハ殷ノ姒、
姒ハ周ノ姒

侍酒縱譚前古英雄事蹟以為常嘗曰余弱冠游江
門在尾藤二洲塾翁杯酌間好說戰國事醇乎篤行
君子而其中乃有如此者焉余曰亦非由有所謂曰
本膽耶士廣平生磨才硯墨瀟洒風流文士而兜牢
氣象見于毫端如此亦無乃此之由乎夫左右文武
者姚姒子姬之教皆爾而我民之於武獨有不待教
者焉加之以學健而順質而義以奉公守官衛社稷
保黎元此所以萬古一姓表東海而雄於宇宙也嗚
呼可尚哉

啞啞叱咤 橫梁舞劍 扼腕揚眉 整襟正色 拍案呼快

大綴山 (練習)

大槻 清崇

信長動罵人曰大綴山猶言懶惰輩也。天正元年八月信長攻越前朝倉義景擁二萬騎陣於刀根山。我前軍進陣其麓相持未戰也。一日信長登營樓候敵動止曰今夜敵必退矣宜乘其撤陳尾擊殲之。屢戒前軍勿惰諸將士皆笑曰主將何所見夫敵以主待客且據要害布陣得地之利矣安有不戰而退之理。日已暮信長猶在樓上張目不動夜漏已丑刻敵中火揚矣信長急下令吹海螺進旗鼓罵曰咄大綴山果不及事我且以麾下擊之與左右五十騎馳直前衝敵敵軍擾亂無復鬪志皆爭先而遁我軍進擊遂得大捷。凡信長見機而動神速不誤事者率皆此類。

源廷尉、判官源義經

寧靜子曰石川文山嘗論右府用兵曰信長所長不拘土地之險難不問兵卒之多寡出於不意擊於無備而十戰十勝能獲其全者也。至如挫敵拔國則源平已還靡可與準擬者唯與源廷尉在伯仲之間耶。是可謂善論右府矣。

書烏井勝高死節圖後

安井 竹

吾黨之慷慨喜奇節者尤推瀨川剛司剛司中津人也。腰帶十圍音吐如鐘每酒酣氣暢揚眉扼腕談古今人可駭可喜之事口角生沫津津乎不絕。一日袖中出小幅語予曰是吾藩烏井勝高死節之圖也。勝高之事炳耀史策然猶有逸事可傳者惜世無識者。

津津乎、絶エサル

十分、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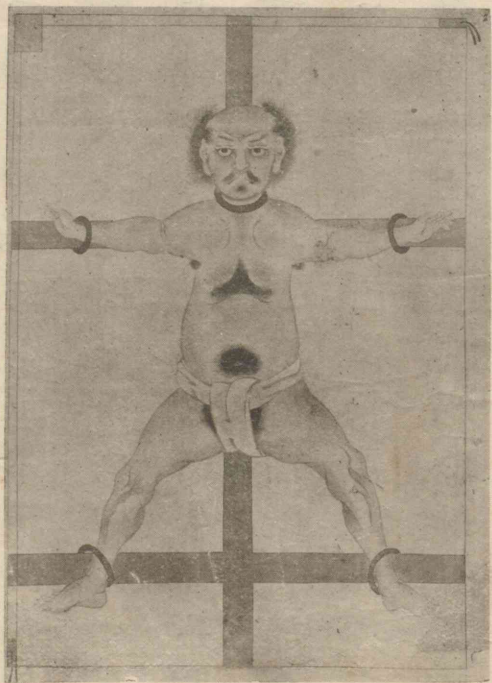
愕眙、驚フコト

未殊、死セザルコト

背旗、背ニ押ム小旗

請為子誦之。勝高既報援兵之期。城中歡聲如雷。護衛者愕眙失措。走歸以告武田勝賴。勝賴大怒。命磔於城南青海原洞。兩腋而去。甲人有落合左平治者。高其忠勇。往而觀之。見其未殊。仰十字架而號之曰。子志烈矣。今雖死。焉千載猶生。請寫子圖。以為背旗號。勝高雖不能言。領焉耳。左平治既寫。憫其苦楚。又號曰。謹領子惠。請一彈以為報。銃其喉而絕。左平治之舉固奇矣。然非勝高忠勇。有以服敵人之心。孰肯圖極刑不祥之狀。以為背旗哉。然則勝高一死。聳動天下耳目。不啻如今日所傳。豈不盛乎哉。左平治後

仕紀伊。食五千石。世傳是圖。以為至寶。予友神子美。慷慨之士也。謂勝高子孫改仕。忍侯。而是圖則藏於



背旗圖

呼勝高之忠盛矣。然人但知死節之高。而未知其功之尤大也。當天文永祿之際。武田氏之兵嘗強矣。勝

紀人。不宜不置

其一以表遺烈

遂請落合氏。騰

副本。即此幅也。

子盍書其所由。

以廣其傳也。嗚

烈祖、德川家康

數、運、
はなれぬ

賴藉其餘威，出兵參遠。其志豈小乎哉。而信玄死生未晰，人懷危懼。當是之時，長篠若陷，凶焰益熾，而織田氏之師必旋。烈祖雖神武，我兵猶寡，勝敗之數未可知。故長篠固守，而武田氏之兵敗。武田氏敗，而海內削平之形成矣。然則今日昇平之盛，雖曰勝高與有力焉，可也。或疑勝高既得請矣，師之遲速，不預報之緩急。且既已烽報焉，則城兵亦知援師之出矣。而強蹈死地，以喪其軀。於計未盡，是亦不然。兵士之在圍城中，如魚游釜中。勝高雖烽報焉，未知師期所在，而糧食已竭，人不能無疑懼之意。夫戰者氣也。疑則

勝高、四三七
言、の、り、あ、り、ま、す、。

海氣爲惡、海警、
急ナルコト

氣衰，氣衰則守不能固，而或生不虞之患。此勝高之所以甘蹈死地也。且勝高之出城也，自必死也。幸而達者天也。既得所請，則欲使城中饑困之士速聞其詳，安其心，固其守，以待援兵之至。其入城之心，即其出城之心也。豈怖一死，以負初心哉。死固重於泰山，其勝高之謂也。左平治亦矯矯有氣節者，宜矣。收錄大藩，以延其祀也。我聞子美之先，亦在長篠圍城中。其感是圖，宜深於他人。然當時守城之子孫，凡幾十百人。他人未勝，而子美先爲之。則其所見，有異於常人者。是皆可傳也。方今海氣爲惡，隱然伏不測之

武弁、武士ノコト

禍予雖孱弱名載在武弁。一旦有事恒恐不得其死。而取笑於勝高。況於慷慨激烈剛司與子美者乎。然則是圖之於今日謂之百世之師其亦可也。

- (一) 音吐如鐘 歡聲如雷 千載猶生
- (二) 死輕於鴻毛 義重於泰山
- (三) イマダ師期ノアルトコロヲ知ラズ(大意)

句法

不知師期所存

春未來。 春既來。

花將開。 花方開。

雨又至。 雨亦至。 雨復至。

國既亡矣猶守節不屈

此五帝三王之所無敵也。

先則制人後則爲人所制。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

記與小川三平話

鹽谷世弘

余性弱而怯聞驚鷄之聲亦爲噩然而志則不甚卑常欲爲宇宙間可指數之人獨恐其不能成嘗以爲天人之道在剛健而患莫甚於弱然天地父母之所賦雖勉而不可變也已深以爲憂小川三平者豫之西條人也甚口善辯談有確據己丑之秋予在昌平

罪、將二同

甚口、口辯アルヲイフ
己丑、文政十二年

拘攣、ヒキツルコト

目不為食、安眠セザルコト

沈潛剛克、意氣地ナキモノハ剛ヲ以テ克ツ意

學與三平為隣舍嘗為予說明石有一士人好射甚於飲食而左臂拘攣不能滿引就師而學三月無所進師曰止乎人各有所能獨弓而已哉士人退而深憾決意出妻獨卧一室晝則手弓夜則以石曰荐其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宓隆山人

肱目不為食者三年有過門者

聽弦聲曰此名手也吾受之業入而問之則舊弟子也大驚以為神予聞之而似有深得於心者退而把聖賢之書閱之開口則曰沈潛剛克曰有為者亦如是曰人一能之己百之雖柔必強今乃篤信而不疑

諸葛武侯、名ハ亮字ハ孔明、武侯侯ニ封セラル杜工部、名ハ甫、唐ノ詩人

焉雖然斯道之難造非射之可比而予質之難變甚於曲臂縱令能百倍其力其成否未可必也則將何以待之諸葛武侯不云乎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杜工部曰蓋棺事則已嗟吾至瞑目之日了之耳癸巳九月識

匪然確據 蓋棺事則已 鞠躬盡力死而後已

格言

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楊子法言)

鍛工助弘傳

菊池 純

昆刀、昆吾國ノ刀、ヨク玉ヲ切ルトイフ

甄別、ミツケルコト

鍛工助弘稱越前守初名直助凡其所鍛鍊亡論刀
劍槍矛銳利堅剛不惟昆刀切玉人皆稱新刀正宗
蓋正宗者古名工以鍛刀著者也初赤穗城主淺野
氏臣有小野寺十内家甚貧困一日與諸僚會于朋
友宅衆士各品評其佩刀真質藩老大野九郎兵衛
亦在座焉善甄別刀之所出鄉貫曰相州曰備前百
不錯一舉座歎稱服其明眼最後及十内佩刀刀鈍
而鞘剝大野朝哂極口罵其不武十内銜之不形辭
色時直助爲十内家奴隔壁聞之深恚其亡狀切齒

所者、善ノ辭ニ用フ
賜、伴ニ同ク

自由ニ同ク

舍、トメオクコト

攻、治ナ

毀言、誹謗

曰「老奴不遜、敢辱主公、所不雪、此怨者、不復生、見人
即乞暇、陽言曰、願得歸省鄉里、十内聽之、乃結束而
發、單行露宿、具嘗艱苦、遂達于浪華、片町、詣鍛工近
江宅、近江者、攝州名工、世呼曰神刀鍛冶、直助彷徨
其門外、家人怪問其所、自曰、僕有志願、在焉、欲見主
翁、面請之、家人白之、近江、近江延而見之、直助請爲
門子、辭氣激切、一若有素望者、乃憫而舍之、直助權
爲其家奴、操作之暇、一意攻其業、手試運錘法、丁丁
作響、寢則叩其枕函、食則打其杯碗、終夜不止聲、家
人病之、毀言曰、至於近江之耳、近江舍而弗問、如此

鍛工助弘傳

三袋葛、三年

刷、音ケイ、磁石
買、姓ヲ名乗ルコト
報仇之事、元祿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夜、大石義雄等吉良氏ノ邸ヲ襲フ

者三年業大進。直助一日從容謂近江曰：「生在師門、辱提命者、三袋葛于茲。頗覺有所得。願假師之一臂、得鍛寸鐵、則志願達矣。敢請幸見聽乎否？」近江首肯。直助大悅、乃齋戒七日、鍛鍊作一刀。近江執錘助之。刀成而加刷、神光如水。雖古名刀、不多讓也。近江嗟稱、舉繼其後、以女妻之。冒以己姓、號曰津田越前守助弘。助弘乃挈其所手鍛一刀、東下詣舊主小野寺氏寄贈。且泣曰：「此下奴精神所凝結。願主公以此洗雪昔日汚辱。庶足償多年志願邪？」十內感喜為動、容深謝其篤志、坐卧佩服、不離其側。無幾有報仇之事。

十內當夜帶此刀、斫仇家門、手斃數人。後十內與同盟諸士同賜自刃。刃遂為泉岳寺遺物、今歷百餘年、如發劔。

三尺、刀劔ヲイフ

三溪氏曰：衆藝百工、所以名于世者、皆精神至誠所貫。加以鍛鍊之功也。鍛工助弘、眇然一匹夫耳。特出其至誠、欲雪主家之辱、精神所注、竟獲無比。三尺以為異日報讎之用。自非鐵心石腸人、安得鍛鍊此快刀乎哉。

單行露宿 裘葛 辭氣激切 鐵心石腸
不惟昆刀切玉 百不錯一 有志願在焉

盤根錯節、マカリ
クネレル根ヤ節、
困難ニ喻フ



四十七義士墓

泉岳寺 坂井 華

山嶽可崩海可翻

不消四十七臣魂

墳前滿地草苔濕

盡是行人流涕痕

日本刀 大島圭介

鍛冶研磨幾百回

霜鋒三尺玉無埃

不疑日本刀銳利

曾試盤根錯節來

練心膽論

中村 和

廟堂之用、大臣ト
ナルコト
丹砂、仙藥

倭德、音コウソウワ、
暇ナキコト

士不可不練心膽。練心則智慮出焉。練膽則勇決
生焉。可以充廟堂之用。可以應軍國之務。心膽豈可
不練哉。然此二者深藏於身腹中。非如丹砂絲布之
可以人手練也。然則練之如何。曰。練丹砂以鼎火。練
絲布以水灰。而練心膽以文武之道。文學熟而武藝
精。是乃心膽之所練也。何以言之。有二。人於此。同學
文武之道。其一人則篤志刻意。磨以歲月。智識朗發。
而弓馬劍槍亦皆究。其堂奧筋骨硬堅。能堪寒暑。投
之於機務繁劇之地。而不迷。置之於干戈倥偬之間。

心在於鴻鵠、他、
コトヲ考フル意、
孟子ニ出ツ

威俞、威繼光・俞大
猷並二明ノ名將

而不懼。此豈非學熟藝精、心膽練焉者乎。其一人則雖學之、而心常在於鴻鵠矣。智識闇昧、骨力柔軟、使之治事、錯亂無條、使之當敵、顧望不前。此豈非學與藝未精熟、故心膽不練焉者乎。均是人也、而其智愚勇怯、相判如此者、無他。在其練心膽與否而已。甚矣心膽之不可不練、而文武之道、不可不精熟也。吾嘗見獵師與蚤丁、殪鳥獸、捕鱗介、一則走乎千尺之山、一則投乎萬尋之淵、皆視巉巖洪波、如坦途平地、而毫不畏避者何也。以下平素習練其術、有所自恃、故爾賤業猶然。況於文武之道乎。威俞二將、開口則必言

一丁字、一介字、
同

徒習、無厭勉強ノ
コト

練、良有以也。或曰、士人讀書擊劍、如緩急必可用、而臨事沮喪、魂飛魄散、偷生苟活、不以爲恥者、有之矣。匹夫目不知一丁字、手未嘗握劍、而能知大義、赴國家之難、復君父之仇、感天地、泣鬼神者、有之矣。由此觀之、人之智愚勇怯、一定於賦性之始、而非學與藝之所能移。則所謂練者、果何說也。余曰、匹夫初未知文武之道、而能曉義赴難、視死如歸者、未必無其人。然千百中、乃一人而已矣。至如士人讀書擊劍、臨事而沮喪者、此則學文武之道、而未精熟也。是謂之徒習。徒習豈可練心膽、生智勇、以負荷國家之大任乎。

今子不問其精熟與否。以文武之道為無益。而欲概去之。可謂自暴矣。孟子不言乎。五穀者種之美者。苟為不熟。則不若糝稗。余於文武之道亦云。子以為何如。或唯唯而退。

(一) 廟堂 倥傯 沮喪 唯唯 視死如歸者未必無其人。

(二) 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

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君子之勇也。(莊子)

雲居和尚 (練習)

大觀 清崇

雲居和尚。瑤園右衛門子也。德慧名望。高乎一時。團死於大坂之

兇、音、野牛

任、荷物ナリ
國主、伊達氏
青野原、美濃不破
郡ニ在リ

御、樂ニ同

錫、僧侶隨杖

羅徒、僧侶ヲイフ

羅拜、ナラシメ拜
スルコト

貧道、僧自稱、拙
僧トイフガ如シ

役。雲居索其遺骸。厚葬之。遂治任。赴興州。蓋以有國主之聘也。取路東山。出青野原。有草賊七人。遮路來逼。曰。奴輩苦饑寒。欲乞貴僧草鞋錢。雲居從容應之曰。不腆腰纏。得御公等窮幸矣。舉囊付之而行。盜等傾囊得七金。各分其一。猶尾而來曰。欲并衣帶得之。雲居於是拋錫曰。甚哉。公等之不悟也。夫千里裸跣。雖羅徒不可為。公等必欲得之。請并身命取之。端坐不動。盜等惘然感悟。相告謂。吾輩久行剽掠。未見舉止整暇如此。是必高德之僧也。各返其金。羅拜道旁曰。願削髮為弟子。幸恕前過。雲居乃起曰。公等苟如此。貧道亦不敢辭。遂相從至松島瑞巖寺。後皆修業。各為一庵住僧。

寧靜子曰、余聞之鄉人、雲居在瑞巖寺、每夜往御島石窟、坐禪焉。
有一少年、欲驗其悟道、踞路旁松梢、以待雲居至、則手固攬其頭。
雲居佇立不動、乃放之。後數日、其人問曰、師不見怪乎。雲居曰、無
見也。但嘗暗中有物、攬吾頭。吾覺其手肉溫暖、以為少年輩作戲
耳。并觀此事、雲居為超悟僧、益可想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

子曰、敬鬼神而遠之。(論語)

記沖島廻游事

鹽谷時敏

房之館山、距京東南水程四十餘里、駕輪船可半日
而到。其灣形如馬蹄、廣袤數里、南岬為洲崎、北岬為

輪船、蒸氣船

巽、東南ノ方位

第一高等
學校

己亥、明治二十三
年

湊連、音リンレン、
小波ノ動クサマ

大武崎館山當灣之巽位、白沙青松、與碧波映帶、西
望富嶽於雲煙之表、箱根足柄天城諸嶺、綿延屏列
其左右、洵為絕勝之地。有二島、近者曰高島、遠曰沖
島、館山東北為北條、又北為那古、那古北條之間有
邑、曰八幡、此為高等養生之游泳場。夏暇習游泳者
聚焉。初下地於相之大津、嘗長游廻猿島、及去年夏
移于此、又廻游沖島。土人嘖嘖傳為美談。今茲己亥
八月廿一日、再有沖島廻游之舉。余自京往會。是日、
天晴微風、細波淪漣、游者分為雙行、皆被帽。有黑者、
有白者、有紅者。豫具輕舸八隻、一導前一殿後、餘往

遊弋、海上ヲ往來
スルコト
挨次、順次ノ意

坦坦施施、平ナル
貌
康莊、大道ナリ
翡翠跳、逆シマニ
水ニ投ズルコト

簸蕩掀翻、波ノ高
キ貌

來游弋備救急之用。部署既定，游者挨次投水相戒，勿踰次，勿離伍。頭頭相望，魚貫而進。側泳者如卧，豎游者如步，或伸臂如猿，或颺足如鷺，如鷺驚之浮，如龜鼈之嬉。坦坦施施，不異行。康莊之衢，余在殿船觀之，不堪技癢。急脫衣，爲翡翠跳，下投尾衆而游。晌午，到沖島之陰，衆漸疲飢。船中衆儲搏飯及果物，投而哺之。其有餘力者，離隊先進，三三五五，不能復相合。余與三人者，竟落後。比過高島之西角，風益作，波濤洶湧，簸蕩掀翻，忽如登山，忽如墜淵。加之潮水入自鼻孔，鹹苦刺喉，痛不可忍。手痺足軟，氣竭息促，努力

辰、午前八時
未、午後二時

杠、音コウ、小橋
馮河、カチワタリ
徒涉、二同

奮進，僅得達岸。發自北條之西岸，著于八幡之濱，迴



沖島遠望

游水路凡三里。始於辰初，終於未中。初入水者三十五人，其能得達岸者僅及半云。客有難者，曰：「濟水有舟楫之便，有杠梁之安，何取乎馮河徒涉？且溺沒之慘，往往生於涸泳。何覺生之不自重也？」余解之，曰：「客所謂，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夫言舟杠之便安者，以有舟杠言也。一旦蹈

馮河之勇、血氣ノ勇ヲイフ、論語ニ云フ、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厲、病ナリ

氣餒、氣屈スルコト

無人之境、入未闢之野、逢川溪河湖、寧能待舟扛乎。夫鳥獸之性、雖不馴水、猶能自知、泅游。今人渡波濤、則往往不免、畏懼退怯。若或不然、徒誇馮河之勇、不察流勢之順逆、不詳水底之深淺、不審水性之冷温、不測水力之強弱、驀然赴蹈。所以招溺没之禍、皆坐不講游泳之過也。且夫習游泳者、日炙潮浸、皮膚如銅鐵、筋骸緊束、風雨不能厲、寒暑不能侵、無有感冒染疫之憂。此又衛生之一端矣。不啻此也。國家四面環海、莫不賴舟船之用。使海陸將士、皆不習水、則畏怖退怯、不戰而氣先餒。水術之所以不可不講、豈不

唯唯、音ナキ、摩頤ノ貌

較然明著乎。客唯唯而退。

廣表 嘖嘖 慕然 不堪技癢 何養生之不自重也

泊天草洋

賴 裏

琴聲、水カ天カサダカナラザルヲイフ

雲耶山耶吳耶越。水天髣髴青一髮。

萬里泊舟天草洋。煙橫蓬窗日漸沒。

瞥見大魚波間跳。太白當船明似月。

雲耶山耶吳耶越。水天髣髴青一髮。萬里泊舟天草洋。煙橫蓬窗日漸沒。瞥見大魚波間跳。太白當船明似月。

西遊草花

表 一

句法

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知其一而未知其二。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能言者未必能行。弟子不必不如師。
 未嘗不掩卷而歎也。事師猶事父，不敢不盡心。
 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靜古館記

林長孺

佐賀，穀堂古賀先生，新築館於其鄉，金毘羅山名之。

靜古、唐子西ノ詩句ニ云フ、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

六月秋、劉克莊ノ詩ニ藤外蒼松六月秋ノ句アリ。雪於奇、奇ニ於雪ノ倒句法ナリ。

曰「靜古」。蓋取山靜似太古之句也。頃使其鄉人永山德夫命長孺爲之記。而長孺未嘗履其地，奚能得而記之哉。雖然，先生既名之以靜古，則其山之勝景，可想而得焉也。因問德夫曰：「山有花乎？」曰：「有焉。」有竹乎？」曰：「有焉。」有溪乎？」曰：「有焉。」有焉。苟有花，則二三月之候，風香雨紅乎？」曰：「然。」苟有竹，則流翠欲滴，清涼可掬，所謂六月秋者乎？」曰：「然。」苟有溪，則水落石出，苔碧沙明，扁舟繫灣，小橋截綠，雪於奇，而月於勝乎？」曰：「然。」人之住此山者幾多？」曰：「無幾也。」經此山而往來者幾多？」曰：「無幾也。」然則鳥啼雲繞，泉響磬答，而伐木丁丁，聞乎數里也。

趾、足ナリ

之外者有焉乎。曰：「然。余乃嘆曰：『宜哉，先生之以靜古，名此館也。天下苟有花紅竹涼溪清之地，則士女遊賞，趾相錯也。此山獨寂寞如此，可謂靜矣。而先生在，此讀古書，臨古帖，慕古人，行古道，無不往而古焉。則可謂古矣。夫靜而古，靜古之名，良不誣也。』」因書德夫所以語余者為記。質之先生。

奚能得而記之哉。可想而得焉也。無不往而古焉。

夏誦說

鹽谷世弘

周官、書名、周ノ官制ヲ記シタルモ大司樂、周官ノ職名、樂ヲ司ルモノ

古人讀書必期背誦。而其行之，又因天時。因時則其成功也輕，成誦則其著心也深。周官大司樂以樂語

出身、候補者トイフ如キモノ

張子厚、韓ハ載、宋ノ大儒、朱文公、韓ハ兼、宋ノ大儒、小學、近思錄、書名、小戴之記、即チ禮記

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解者曰：「諷與誦，皆背文也。而諷則直言，誦則以聲節之也。漢制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文以上，乃得為史。唐人設童子科，凡十歲以下能通一經，每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者與出身。宋呂本中張子厚皆謂書須成誦。朱文公取其言，一載之小學，一載諸近思錄。誦之不可已也。其因天時者，在小戴之記曰：『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春誦者，暗讀也，冬讀者，研經也。陽氣暢而陰氣肅，朗誦宜。陽暢之日，潛研宜。陰肅之時，先王立制之意為然。』秦漢以下，禮樂崩壞，因時之教無得而聞。宋葉模創意建

六經、易、書、詩、春秋、禮記、樂記、玉、玩物、ナグサミノコト
 宣尼、孔子ノイフ下學而上達、論語ニ出ツ
 行遠必自邇、中庸ニ出ツ
 得魚忘筌、樂ンテ本ヲ忘ルルノ喻
 指月忘指、同上
 虛室生白、スキマヨリ太陽ノ光線ノサシ入ルコト、道理ノ通ズルコトニ喻フ

夏課。曰「五月以後、天氣漸暑、不能泛及他書。即日專誦六經。至中秋時畢。謂之夏課。此亦善用禮意者也。蓋記誦之學、達者謂之玩物之流。然下學而上達、宜尼之所訓而行遠必自邇、乃聖門之成規。得魚忘筌、指月忘指。記誦安可廢哉。今倣葉氏法、創夏誦。不謂之課、而謂之誦者、所主在背文也。夏誦之式三焉。一曰「正位。面明窗而設淨几、無得歌邪。二曰「整容。兀然端坐、收息、臍下、肩背竦直、腹與鼻齊。三曰「朗讀。不舌澁、不口吟、字分句明、琅琅如出金石。如斯則神定氣收、虛室生白、至靜勝熱、於以銷夏日也。宜而其要

訣在於讀一字、斯行一字。是則無冬夏之別者也。

背誦 正位 整容 朗讀 下學上達 行遠自邇

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呂獻可)

西國立志編序

中村 正直

余譯此書。客有過而問者曰「子何不譯兵書」。余曰「子謂兵強則國賴以治安乎。且謂西國之強由于兵乎。是大不然。夫西國之強由于人民篤信天道由于人民有自主之權由于政寬法公。拿破崙論戰曰「德行之力十倍于身體之力」。斯邁爾斯曰「國之強弱關于人民之品行」。又曰「真實良善為品行之本」。蓋國者人

天道、耶穌教ヲイフ

斯邁爾斯、英人、自助論ヲ著ハス

二十三年前

衆相合之稱。故人人品行正則風俗美。風俗美則一
 國協和合成一體。強何足言。若國人品行未正。風俗
 未美。而徒汲汲乎兵事。之是講其不陷而為好鬪嗜
 殺之俗者。幾希。尚何治安之可望哉。且由天理而論
 則欲強之一念。大悖於正矣。何者。強者對弱之稱也。
 天生斯民。欲人人同受安樂。同修道德。同崇知識。同
 勉_シ藝業。豈欲此強而彼弱。此優而彼劣哉。故地球萬
 國。當以學問文藝相交。利用厚生之道。互相資益。彼
 此安康。共受福祉。如此則何有乎較強弱競優劣哉。
 夫人知天命之可畏。以真實之心。行善良之事。一人

六合、四方上下
イフ

服上刑、重罰ニ
當ルコト

如此一家如此。一國如此。天下如此。愛日仁風。四海
 合驩。慈雲和氣。六合呈祥。如此則亦何有乎甲兵銃
 砲之用哉。古不云乎。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仁者無
 敵。善戰者服上刑。一人之命重於全地球。匹夫之善
 行。有關係於邦國天下者。乃以貪土地之故。使至貴
 至重之人命。橫罹極慘極毒之禍。其違皇天之意。負
 造化之恩。罪不可逭矣。西國近時大省刑罰。然猶未
 能全戢干戈。豈其教化有未洽者耶。抑宇宙泰運之
 期未至耶。嗚呼。六合之際。禮教盛而兵刑廢。當有日
 也。恨余與子未及見之也。已。客唯唯而退。遂書以弁

卷首 歲次 上章 敦牂 孟夏 上浣

上章、庚ノ異名
敦牂、午ノ異名
上浣、上旬ニ同シ

賅、備ハル

東洋立志編

(練習)

中村正直

人之於志猶舟車之於蒸氣乎。五官肢體賅焉用之以有所成者志也。百機備焉萬貨載焉動之以有所往者氣也。有氣矣天下無重物有志矣天下無難事。抑舟車有脂以利其機茲編之用其似脂乎。

財賄遊り。海濱に面有目去向原陸に其目若對海上意理を可
以免獲多し。其時有舟人持弓去傷岸投錯忽忘行視為奇貨放
一矢中。若くは四角我亦幸也。敵少我多。未だ少所小虞。地鳴乎
孰料。獲多於水。之。能。替曰。何德生焉。獨任。亂。而。貴。四。目。洞。八。荒
日。時。尚。生。可。心。少。可。笑。可。傷。 誠台書

格言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大學)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蹙。(孟子)

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顏氏家訓)

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荀子)

送宇田先生歸下毛序 鹽谷温

丁酉、明治三十一年

歲次丁酉六月第一高等學校教授宇田先生辭職將歸下毛之舊樓臨去集於生徒於講堂告別曰我奉職于本校十年為諸子講倫理自料寡德短才不足以為誘導諸子所深自恥也今將遠離有一言可以告諸子者古語曰國無人夫國無人猶家無人家無

司馬徽、漢末ノ人、
善ク人ヲ知ルル明ア
リ

人、則盜賊窺隙、國無人、則敵國外患乘之。抑國無人者、非無土地人民之謂也。謂無人才也。司馬徽曰、識時務者在俊傑。國家重任、不可舉而委之、一二有司也。人才者、實國家之柱石、不可一日無而陶冶人才、未嘗不由學校也。方今學校如林、生徒如雲、然學者多誤本末輕重、徒求其華而忘其實、先私利而後邦家、吾竊憂之。夫支那大國也、文化夙開、漢唐宋時極其盛、而至今勢不振、四夷窺邊者、是教育不振、學者誤本末之過也。殷鑑不遠、諸子深戒之。諸子年齒正壯、氣銳志邁、宜及時深自修養、鍊磨才德、勿老來貽

殷鑑不遠、前例
ガ近クニ在ルコト

侵略

多クハ

堂構之業、父祖傳
來ノ業ヲイフ

悔如余言、與淚共出。滿座感泣、無能仰視者。先生為人剛直、慷慨有氣節、與家君交善、到則置酒款語。余幼時數侍盃酌、酒酣、先生嗚嗚醉吟、取余手進曰、兒能勉學、勿墜乃祖家聲。嗚呼、余齡既二十、加一自進高等學校、學課多岐、不能專精於漢文、竊恐墜堂構之業、熟思東亞之形勢、列強逞吞噬之勢、爭樹旆於禹域、而支那朝鮮、國貧兵弱、難以抗其銳鋒、可謂東洋之危機逼矣。當是時、艦堅兵利、國富人勇、可以防遏西力東侵之勢者、獨有我邦耳。且我與支那朝鮮、相為輔車之勢、今而不講共存之策、則必有唇亡齒

出來

輔車、輔ハ頰ノ骨
車ハ齒グキ、コノ
兩者互ニ相依リテ
用ヲナス

送宇田先生歸下毛序

文臣愛錢、武臣惜命、宋ノ岳飛曰、武臣不情死、天下太平矣、還遼之耻、遼東還村ノコト

寒之嘆。然而內料國勢、府庫果充乎。兵備果完乎。而余所尤憂者、在國家之元氣不振、文臣愛錢、武臣惜命、侈靡偷安、上下為風、還遼之恥未酬、富強之實未舉、可謂國有人乎。我枝夙以下涵養道義、獎勵廉恥、為教。生徒皆勤儉尚武、稜稜有氣骨。蓋先生講道之力居多焉。自今以往、宜益用心根本、研修才德、以他日供國家之用、自期是所。以報先生教育之德、而答國家造士之意也。今及送先生行、不勝感激、退而叙告別之訓言、以為序。

唇七齒寒 稜稜有氣骨 殷鑑不遠

奉送

松平恒雄君赴任英國序

松平恒雄君為外交官赴任英國、有日、舊藩士胥謀、祖道富士見、軒綱紀奉觴、跪賀曰、方今外交、一言一行、關國家安危、最難其人、而君當其選、豈得不為國家賀之哉。夫外交、猶海、當其風恬浪靜也、一碧萬里、舟楫之便、魚鹽之利、用之無盡、而一朝風起、海怒、則楫折舟

英國序

南摩綱紀

奉送松平恒雄君赴任

松平恒雄君為外交官赴任英國、有日、舊藩士胥謀、祖道富士見、軒綱紀奉觴、跪賀曰、方今外交、一言一行、關國家安危、最難其人、而君當其選、豈得不為國家賀之哉。夫外交、猶海、當其風恬浪靜也、一碧萬里、舟楫之便、魚鹽之利、用之無盡、而一朝風起、海怒、則楫折舟

舊藩、會津、祖道、送別、スルコト

明治三十八年五月、初八日

胡越、胡ハ北狄、
越ハ南蠻、遠方ノ
異種族ヲイフ

辭命、外交ノ文書
草討修潤、文章ヲ
修正スルコト

覆人與物皆葬魚腹其禍福常相因焉外交亦然宇
宙之廣人民之衆與之相交也樽俎來往揖讓交歡
則胡越為兄弟苟一言相違一行互睽則磨牙厲爪
攫裂吞噬親戚為寇讐國家安危常係焉昔者鄭國
介大國之間子產為政善與之交一言一行誠敬慎
重至辭命之末必聚眾賢之長草討修潤故無有敗
事今與宇內強大諸國交非復鄭國於齊秦之比豈
可不慎乎君夙卒帝國大學之業既審萬國狀勢又
諳聖賢訓誡孔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孟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苟以至誠為本加以

區區、小ノ貌

大正十年、華府ニ
平和會議アリ、松
平君全權大使ノ隨
員トナリテ之ニ赴
ク
龍戰虎爭、歐州ノ
大亂ヲイフ

王父、祖父ヲイフ

忠信篤敬從既審之狀勢行之文明之英國則樽俎
揖讓益厚同盟之親舟楫運航永固國家之利豈區
區子產之政哉於是乎仰為國家慶得其人俯為君
賀當其選叙以壯其行

送松平恒雄君使華府

鹽谷 溫

龍戰虎爭互競雄

山河破碎霸圖空

自今宇內銷兵日

不數將軍汗馬功

新築菁莪書院記

鹽谷 時敏

晚香塾者王父宥陰先生之所創設而先君菁山先
生繼而承之以至於余中間遷徙不一其所生徒時

大塚、東京市小石川區ニ在リ
茨、カヤアキ

擊楫、祖述ノ故事
咬菜、宋ノ汪信民
言フアリ、入常咬ニ
得菜根、則百事可
レ做ト
斷齋、孟母ノ故事

東方首仁之民、首
ハ始、首仁ハ始ヨ
リ仁ナルナリ、日
本國民ヲイフ

有進退。蓋自有塾七十餘年于茲。余已移寓大塚之
六年。以塾舍狹隘不能容衆。於是增築三字。乃茨乃
塗。不剗不曠。凡從儉朴。既成。中央爲講堂。兼充演武
之用。右曰擊楫。左曰咬菜。改稱舊塾曰斷機。合而名
之曰菁莪書院。乃卜五月初三日。肅衆賓。舉落成之
宴。余起論於衆曰。抑吾塾所講修者。在漢文。漢文者
倫理綱常之所原。言語文字之所資。誠不可以一日
廢矣。何謂倫理綱常之所原。夫東方首仁之民。其性
和粹。其俗淳厚。忠信之行。廉讓之風。不待教化而然。
在昔仁德帝。受論語於王仁。孝謙帝詔天下家藏孝

經。以是鞏國本。定國基。君嚴於上。臣恭於下。尊卑秩
然。不敢紊亂。所以二千年來一姓相承。宇內萬國無
能倫比。何謂言語文字之所資。今上自國史。詔勅。下

奉此卷光沉。悔何難。物隻手障
顏波。疎頑自比。他山石。狂杜秋。揮
魯父戈。射宥時。剛啼。鳥度。深
以許故人。道樓。廷耶。託。磔。注。上
閑。深。見。童。誦。者。哉。

庚子十一月廿七日。青山。畫。

至往復。贈答簿
記之細。莫不用
漢字。文字生言
語。言語生文字。
音訓之差異。得

失所判。不可不尤謹。輒近世講道德者。去忠孝而淫
于異教。舍身心而馳乎空想。操觚牘者。腹笥既乏。語

賦情
文章

新築菁莪書院記

五五

服讀、展中ノ文庫
トイフ如レ

多_シ生硬。甚_シ或_ハ至_ル誤_リ名分_ヲ而遺_ル大義_ヲ。識者慨_シ焉。凡_ソ與_ル於_ニ斯_レ集_ニ者_、以_ニ德行_ヲ爲_シ主_ト、文藝_次之_ニ、相共_ニ切_ニ劇_ニ磨_ル勵_ヲ、以_テ期_ス於_ニ有_ル成_ヲ。此_レ余_ノ所_ニ以_テ爲_ル教_ノ意_也。若_シ夫_レ數_理之_ニ說_、工_藝之_ニ術_、世_自有_ル其_ノ人_{。維}持_テ將_ニ絶_ス之_ニ學_ヲ、扶_テ植_ス殆_レ傾_ル之_ニ文_、尚_ハ與_ル諸_ノ子_ニ勉_メ之_{。是}歲_{明治}三_{十年}丁_酉也。

擊柝 咬菜 斷機 倫理綱常 維持扶植

句 法

無_レ世_無之_{。 無_レ德_不報_{。 無_レ少_無長_。}}

此_レ樂_何極_{。 牛_羊何_擇。 誰_不感_泣。}

寧_人負_レ我_{、無}我_負人_{。 王}欲_レ行_之則_盡反_其本_矣。

其_然豈_其然_乎。 可_不畏_乎。 况_於人_乎。

霄_壤不_啻。 不_啻霄_壤。(倒裝)

唯_其疾_之憂_{。 唯}憂_其病_{。(同)}

士 規 七 則

吉 田 矩 方

披_ニ繙_冊子_、嘉_言如_レ林_、躍_躍迫_レ人_{。顧}人_不讀_即讀_不行_{。苟}讀_而行_之則_雖千_萬世_不可_得盡_噫復_何言_{。雖}然_{、有}所_レ知_矣、不_能不_言人_之至_情也。古_人言_諸古_、今_我言_諸今_、亦_詎傷_焉。作_ニ士_規七_則。一_、凡_生爲_レ人_、宜_知人_所以_異於_禽獸_{。蓋}人_有五_倫而_君臣_、父_子爲_レ最_大。故_人之_所以_爲人_、忠_孝爲_レ本_。

五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

宇內、世界二同シ、上下四方ヲ宇ト曰フ

高友、古人ヲ友トスルコト

死而後已、曾子ノ語、論語ニ出ツ

一、凡生皇國、宜知吾所以尊於宇內。蓋皇朝萬葉一統、邦國士夫、世襲祿位、人君養民、以續祖業、臣民忠君、以繼父志、君臣一體、忠孝一致、唯吾國為然。

一、士道莫大於義。義因勇行、勇因義長。

一、士行以質實不欺為要、以巧詐文過為恥。光明正大皆由是出。

一、人不通古今、不師聖賢、則鄙夫耳。讀書尚友、君子之事也。

一、成德達材、師恩友益居多焉。故君子慎交遊。

一、死而後已四字、言簡而義廣。堅忍果決、確乎不可

拔者、舍是無術也。

右士規七則、約為三端。曰立志、以為萬事之源。擇交以輔仁義之行。讀書、以稽聖賢之訓。士苟有得於此、亦可以為成人矣。

披繙 至情 確乎 質實 堅忍果決 光明正大

三、今此處分諸葛已與夫一身入洛、言實勉勵在哉。心師質實、而無素立名、志師尊道、而無違之釋難才。讀書無功、可操學三十年、或賦失計、有猛氣、世一曰人、或狂、頑、骨、節、氣、概、不容、許、家、國、分、死、生、吾、久、商。且誠不勤、分、自、古、未、之、有、人、宜、立、志、為、聖、賢、取、進、修。已、本、立、月、君、有、關、之、也、時、著、提、派、金、復、難、難、期、合。固、以、永、後、皆、提、派、無、窮、有、像、亦、自、費、之、類。為、窮、知、者、空、時、寫、貌、而、已、哉、況、君、之、自、費、分、諸。史、其、深、藏、之、多、御、釋、市、以、幅、乃、有、生、也。也。



山鹿素行傳

鹽谷誠

龜山侯、中村氏
南教
會津侯、上杉景勝
蒲生
府朝、幕府ライフ
總角、少年ライフ

山鹿素行陸奧人名高祐字子敬號素行通稱甚五左衛門父曰六右衛門高道任于龜山侯一政一政受封豐太閤慶長中有故而去流寓于會津與其老町田左近善左近分其祿厚遇之無幾會津侯有罪國除左近出給仕于府朝為百人隊長欲薦高道為騎士辭而不就以長子代之雞髮號玄庵業醫都下時素行甫三歲也素行幼穎悟好讀書執贄于羅山林先生講說小學論語辭理明暢驚老成人年十二許用見臺見臺近世講筵用以代机案者總角以是

韜略、兵法ノコト

斜谷、今支那陝西省ニ在リ

橘正雪、即チ由井正雪

講經、人以為奇才。長從北條氏長、學韜略、備極蘊奧、最精築城術。當其得意談兵、整然肅然、如諸葛亮出斜谷、如孫子執桴鼓、指揮三軍、千兵萬馬、交然躍出、



山鹿素行像

如甲越、兩雄戰于河中、洲神變鬼化、不可測識也。方延寶、天和際、其名高一世。橘正雪亦以兵學聞、嘗避于一貴紳家。正雪丰儀貴重、頗有威望。長素行十餘歲、固聞其名、禮貌之。素行寒暄外、不交一言。他日謂侯曰、臣視被容貌、眼光非常、其意難測、

山鹿素行傳

六一

不軌、謀及ライフ

性命說、宋儒ノ説
ノ所、性命理氣ノ

程朱、程子ト朱子、
宋學ノ二大家ナリ
赤穂侯、淺野氏

君勿^レ近^レ後果^レ驗^レ素行^レ天資^レ英邁^レ達^レ練^レ時態^レ洽聞^レ強識^レ
無^レ所^レ不通^レ其爲^レ人謀^レ如^レ躬當^レ之蒞^レ事果斷^レ嫌疑^レ立決^レ
甚爲^レ人所^レ倚賴^レ不^レ獨問^レ道請^レ教雖^レ機密^レ事吐^レ露情實^レ
受^レ其裁決^レ王侯^レ士庶^レ入^レ其門者^レ殆^レ四千人^レ而名^レ所在^レ
謗^レ亦隨^レ之或有^レ疑^レ其包^レ藏^レ不軌^レ而沮^レ行趾^レ者始^レ確^レ信^レ
宋學^レ澄^レ神^レ性命^レ說既有^レ疑^レ取^レ所^レ著^レ經解^レ盡^レ焚^レ之更^レ作^レ
一書^レ非^レ斥^レ程朱^レ無^レ所^レ忌憚^レ遂^レ以^レ是^レ禁^レ錮^レ于^レ赤穂^レ赤穂^レ
侯長^レ友聞^レ其^レ賢^レ親^レ執^レ弟子^レ禮^レ事^レ之既^レ而^レ以^レ祿^レ千石^レ聘^レ
之在^レ赤穂^レ十年^レ遇^レ赦^レ而歸^レ及^レ其辭^レ祿^レ侯語^レ素行^レ曰^レ近^レ
世^レ諸侯^レ多^レ以^レ厚祿^レ招^レ致^レ知名^レ之士^レ夫士^レ不^レ食^レ萬石^レ則

五ノ...

出^レ不^レ足^レ以^レ供^レ事^レ國^レ之^レ用^レ入^レ不^レ足^レ以^レ奉^レ祖^レ先^レ之^レ祀^レ寡人^レ
微^レ祿^レ不^レ能^レ養^レ天^レ下^レ之^レ士^レ以^レ卿^レ之^レ賢^レ諸侯^レ必^レ有^レ招^レ致^レ者^レ
苟^レ不^レ爲^レ萬石^レ則^レ無^レ肯^レ應^レ其^レ聘^レ也^レ其^レ被^レ尊^レ崇^レ如^レ此^レ常^レ以^レ
經^レ義^レ與^レ兵^レ法^レ教^レ諭^レ闔^レ藩^レ士人^レ嘗^レ謂^レ侯^レ曰^レ臣^レ聞^レ士^レ爲^レ知^レ
己^レ死^レ公^レ不^レ以^レ臣^レ之^レ愚^レ待^レ臣^レ以^レ國^レ士^レ宜^レ一^レ死^レ報^レ諸^レ臣^レ萬^レ
一^レ緩^レ急^レ豈^レ無^レ所^レ償^レ哉^レ侯^レ大^レ喜^レ後^レ至^レ元^レ祿^レ年^レ間^レ其^レ子^レ長^レ
矩^レ賜^レ死^レ而^レ國^レ除^レ遺^レ臣^レ四^レ十^レ七^レ人^レ果^レ有^レ復^レ讎^レ之^レ舉^レ識^レ者^レ
以^レ爲^レ素^レ行^レ教^レ育^レ所^レ致^レ卒^レ歲^レ六^レ十^レ四^レ子^レ藤^レ助^レ名^レ高^レ基^レ事^レ
于^レ平^レ戶^レ侯^レ其^レ家^レ今^レ尚^レ存^レ如^レ所^レ著^レ武^レ教^レ本^レ論^レ小^レ學^レ武^レ教^レ
要^レ錄^レ聖^レ教^レ要^レ錄^レ既^レ毀^レ其^レ版^レ其^レ他^レ數^レ種^レ多^レ以^レ寫^レ本^レ行^レ世^レ

平戸侯、松浦氏

稱山鹿流。二百年來講兵者，獨推素行。
 野史氏曰：予嘗讀赤穂義人錄，觀其舉事之際，百折
 不撓，從容就死，約束堅明，算無遺策。蓋雖其忠義所
 致，然非由平素講習，烏能若是哉。素行生逢太平，不
 一得試其技，然觀其語，赤穂侯者，數十年後，不果違
 其言，可以見其行兵一斑矣。嗟呼！使素行少促其生，
 出天正慶長際，則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外者，吾以為
 不在于山本道鬼竹中重治下矣。

包藏不軌 運籌帷幄 神變鬼化 神出鬼沒

烈士喜劍碑 林長孺

山本道鬼、通稱助、轉贈行、武田信玄二仕フ

游衍、遊ヒクラス

喜劍者不詳何許人。或云薩藩士，蓋奇節士也。元祿
 中赤穂國除，大石良雄去在京師。時物論囂囂，言其
 有復讎之志。良雄患之，故假歌舞游衍以滅人口。喜
 劍素與良雄不相識，然竊希物論不虛及，聞其游蕩
 不已，心甚不懌，乃招良雄同飲于一樓，以微言諷之。
 良雄不應，因更反覆直言，良雄猶不應，笑言自若。無
 承服色。喜劍乃怒目大罵曰：汝真人面而獸心也。汝
 主死，汝國亡，汝為大臣而不知報仇，非獸而何。余將
 獸待汝。於是展左脚，盛魚膾數臠于脚指頭，使良雄
 食之。良雄夷然俯首喫之，畢舐指頭，餘瀝。時良雄啞

夷然、平然二同シ

于役、御用出張ノ
コト

亞之笑聲與喜劍叱叱之罵聲宣然聞于樓外矣。既
 而喜劍于役江戶適聞赤穂人報讎事問之則同謀
 四十六人良雄其首也。喜劍愕然曰。吁。余死矣。夫余
 目獸視良雄乃我目之罪也。余舌獸罵良雄乃我舌
 之罪也。余足獸食良雄乃我足之罪也。余心獸待良
 雄乃我心之罪也。一身皆罪。吁。余死矣。於是托病歸
 國。公私了事來復江戶。則良雄既與同謀之士皆賜
 死。葬之江戶泉岳寺中。乃詣其墓拜曰。我當面謝萬
 罪于地下耳。乃拔刀屠腹而逝。有人又葬之其墓側。
 夫喜劍氏初之與良雄不相識。而希其有義舉。中之

直言忠告。至罵而辱之。怒之殺身明志。以謝其罪。雖
 非中之士。其奇節可謂不取古之俠者矣。中西伯
 基亦奇士也。恒喜談忠烈士事。啻啻不離口。嘗憾喜
 劍有此奇節。而世多不知也。欲別建一石于泉岳
 寺。略記事蹟。以示後人。乃齎費金若干。來徵文于余。
 余時年方二十七。八。未嘗作文。固辭不可。乃
 約自今學文十年。而後草之。時余貧甚。伯基乃留其
 金。使余自救。爾來荏苒過二十餘年。今則伯基年踰
 六秩。余亦五十餘。皆頽然老矣。余乃為文出金。致諸
 伯基。遂償兩債。嗟乎。喜劍之死固奇矣。伯基此舉亦

六秩
一秩

奇矣。獨恨余文不奇耳。

- (一) 歌舞游行 魚膾數鱗 餘瀝 于役 荏苒
- (二) ワレマサニ萬罪ヲ地下ニ面謝スベキノミ (十字)

狗說(雜習)

賴

裏

狗之爲畜善記其主。主之畜之食不必梁肉衣不必文綉時投與骨置之門墻之外使守夜而已。而主來自外則搖尾迎雖昏黑未嘗失也。他人或牽而去遠數十里唱以美食而狗悲號躑躅不自安焉。自求其道而歸望其舊主之門則喜躍而入。嗚呼人之不知義者謂之狗彘以相罵辱也。彼朝飽新田氏之祿而暮候足利氏之幕者使狗聞知之首食其餘邪。或者較其主之恩曰被衆人遇

新編、アトシヤリ
スルコト

或者、昔ノ豫讓ノ
故事、外篇ニ出ヅ

我、此國士遇我。報各視之爾。然如狗則未嘗曰被衆狗遇我。此國
狗遇我也。

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故衆人報之。知伯國士遇我。故國士報之。(豫讓)

橋本景岳墓表上

重野 安釋

西鄉隆盛少壯在江戶與四方賢豪交遊常曰吾於
先輩服藤田東湖氏於同儕推橋本左内二子之才
學器識豈吾輩所企及哉左内者景岳君之通稱也。
君諱綱紀字伯綱越前福井人。生穎達好學有大志。
慕岳武穆爲人自號景岳年甫十六負笈遊浪華學
醫於緒方洪庵既歸繼父列藩醫越侯識其異材免

岳武穆、岳飛、宋ノ
名将ナリ

越侯、松平春猷ト
號ス

體、音リ、治ナリ

性理、朱子學ヲイフ、ソノ説性命理氣ヲ主トス
倡率、率先スルコト

抵牾、衝突スルコト

温恭公、十三代將軍家定
一橋黃門、德川喜

醫員、令遊學江戶。君感奮、益講經世學、欲以有所報效。會侯釐正藩學、擢君幹其事。先是越藩學者、拘泥性理、不適實用。君乃建議文武兼修、仕學並長、設洋學一科、講究兵法物產算術等。又侍讀君侯、以倡率諸有司。於是宿弊頓革、一藩翕然向化矣。時安政三年也。明年春、侍讀參與機務、在江戶邸。自米使來浦賀、國家多事、朝旨幕議、動相抵牾、識者憂之。當是時、大將軍温恭公多病無嗣。而一橋黃門有英才、中外屬望。議者以謂宜立以為儲貳、遂正外國條約等事、以協和朝幕。越侯以幕府親藩、德望夙著、最主張此

幕老、幕府ノ老中

紀侯、十四代將軍家茂

報鞠、音シンキク、トヒダダス

備、嗣君ナリ

宅、他ニ同シ

說。君乃翼贊之、必欲達侯志。內遊說幕老諸司、外與水戸及薩土諸藩相結、百方致力。至廢寢食。幕議猶豫未決。五年、君入京師、謁青蓮院宮、鷹司近衛三條諸公、納前說、與其家臣有志者周旋。事始成、而温恭公薨。幕老伊井直弼、擁立紀侯。於是越侯及尾水土諸侯、皆獲譴。幕府是歲十月、幕吏捕君、下獄。明年十月、被刑。是時、列藩志士、前後逮捕。其遭報鞠、務引罪於己、不欲累及其主。君獨抗然曰、此國事、非私事。臣請明言之。建儲以長賢、利國家也。外事乞教裁、重天朝也。吾主實命臣、臣實周旋之。非敢有它志。

橋本景岳墓表下

君身丈僅五尺、白皙纖妍、如婦女子、性溫粹謙和、未嘗與人爭、然其臨節幹事、侃侃正言、不少屈撓、必竭其委曲、故人亦感其誠意、皆許心腹、川路聖謨、以老練、見稱、語人曰、昨夜晤橋本生、其言論剴到、吾半身殆、為截取、吾所閱人多矣、未見如生者、武田耕雲齋與君一見、如舊、歎曰、東湖死後、復有東湖、君齡纔踰弱冠、而為先輩名士之所推服、如此、其才學器識之概、可以想見也已、君居恒曰、吾於宋人、服寇準、韓琦、范仲淹、寇之剛壯、韓之沈湛、范之爽達、皆可師者、吾

則、音ガイ、切ナリ

弱冠、支那ノ古禮ニ云フ、二十ヲ弱ト曰フ、冠スルト、我國ニテハ十五歳ニテ元服ヲナス

包荒、ケガレヲ包ム度量ノ大ナルコト



橋本景岳

願、品格學韓、氣象學范、處事學寇、但三賢過於潔己、而乏於包荒、此中主以下之所不能堪、其不得竭才力、亦坐此耳、故君之處慮、謀事、慎密、寬厚、無有偏頗、其論時世曰、隨宇內形勢、斷然變鎖國之風、器械藝術、取於彼、仁義忠孝、存於我、以謀富強、其論洋學曰、洋學宜興、善興則其利甚多、不善興則其害不可勝言、嗚呼、君之達見、老識、豈慷慨搯腕、取快一時、而不知大計者之比乎哉、誠使

小塚原、東京市外
千住町ニ在リ

其生及中興之際、與西鄉隆盛等、左提右挈、而贊成
鴻業、則其勳績赫赫、貽典型於天下、後世顧果如何、
耶。而隆盛素推服君、賴其匡益、以得全晚節、亦未可
知。豈不重可惜哉。初君就刑、埋遺骸、江戶小塚原、後
移福井。頃者親舊胥議、將建碑於小塚原、輯其手記
書牘、傳狀、詣余乞文。余昔聞君名於隆盛、今閱君手
記、有云、重野某、薩文儒也。吾聞之、西鄉雖無一面、其
相知名已久矣。故不敢以不文辭君。考諱長綱、稱彥
也。母某氏。二弟綱維、綱常、皆業醫。君卒時年二十有
六。未娶、無子。以綱維承後。綱維亦歿。其子綱方嗣。綱

常、今為陸軍軍醫監。君在鄉師事吉田東篁、在江戶
遊鹽谷宥陰門、受洋學於杉田成卿。所著有藜園遺
艸、啓發錄、藜園其別號。啓發錄年十五時所作、議論
老成、已可觀云。明治十一年、天子北巡、至福井、褒君
勤勞王事、召其親族、賜祭棗金若干。後七年始能成
此文。距君之斃、非命、已二十有七年矣。

格言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
之謂大丈夫。

松代、長野縣二屬

象山詩鈔序

中村 正直



佐久間象山

松代北澤子進嘗蒐輯其師佐久間象山先生詩。近又鈔爲二卷。將付梓。而以序屬余。余竊歎世之作詩者多矣。讀其詩。而其人可得而知者無幾也。若夫讀其詩。而匪獨知其人。并可知其世者。千百而不一睹。而今于象山先生見之矣。當天保弘化間。承平日久。文恬武熙。士風媮惰。政教荒弛。而西洋諸國之勢。咸將漸及亞細亞。故士之抱遠識者。往往以海防爲慮。流涕太息。溢于言論。然猶未有折衷東西學。能自成一家言。以應當世之務者也。先生自少潛心經史。及長。廣就師友。磨礪智識。又講究兵法。演治火技。名蔚然起。世咸推爲通儒。期以大用。而先生則歆然未以爲足也。三十餘歲始攻蘭學。四十而能成一家言。慨然以天下自任。非豪傑之士。而能若是乎。嗚呼先生。非詩人也。然先生志尚之高遠。氣度之俊邁。學

火技、鐵砲ノコト
歆然、缺クル所アリ



象山筆蹟

先生志尚之高遠。氣度之俊邁。學

陵夷、表へルコト

因レ友罹レ禍、吉田松陰ノ爲ニ禍ヲ蒙リレコト

白・蘇、唐ノ白居易ト宋ノ蘇軾

術之宏深、識見之超卓、以至遊學交友、君臣遇合、禍福出處、罔不流露于吟詠之間。故讀其詩、而先生之爲人、可得而知也。且夫先生嘗以一身而關天下之故矣。自幕政、陵夷米船入港以來、或上策而不見采、或因友而旋罹禍、或放廢山中、而爲世所棄、或應徵抵京、而猝遭不測、其間觸緒縈懷、輒有題詠。在先生、不過感慨時事、陶寫性情、而國家變革、時世紛更之故、悉於是寓焉。故讀先生詩、匪獨可知其人、并可以知其世也。昔者白蘇二公、後人以年月次第其詩、生平事蹟具見本末。如先生其殆庶幾乎嗚呼、余嘗讀

矯矯然、果ガル貌

品レ紅評紫、文藝評論ヲイフ

先生詩、見嶄嶄然、山聳于天半也。矯矯然、鳳騫于雲際也。若世之品紅評紫、徒爭工拙于字句之間者、曷足以與語此哉。

題那波利翁像

佐久間啓

何國何代無英雄

平生欽慕波利翁

邇來杜門讀遺傳

忽忽不知年歲窮

撫劍仰天空慨憤

世人那得察吾衷

如今邊警日復月

戰船來去海西東

外蕃學藝老且巧

我獨遊戲等孩童

守株未知師他長

矮舟誰能操元戎

守株、守舊ノ弊ヲイフ
元戎、大兵ヲイフ

朔北風、モスコワ
遠征ノコト

離歌、アクセクス
ルコト

嗟君原是一書生。
一朝照破當時弊。
旌旗所向如靡草。
元主西征不足道。
人生得意多失意。
帝王事業雖未終。
世人心竅小於豆。
自奮能成遠大計。
安得起君九原下。
終卷五洲歸皇朝。

苦學遂能長明聰。
革弊除害民情從。
威信普加歐羅中。
豐公北伐何得同。
大雪翻手朔北風。
收為我將應有庸。
齷齪寧知英雄胸。
自屈難樹廓清功。
同謀戮力驅奸兇。
皇朝永為五洲宗。

寒柝、寒夜ニ響ツ
夜廻ノ柏子木
北辰、北極星

松前城下作

長尾景翰

海城寒柝月生潮。
從此五千三百里。

波際連檣影動搖。
北辰直下建銅標。

海城寒柝月生潮。波際連檣影動搖。
從此五千三百里。北辰直下建銅標。

松前城下作

長尾景翰筆蹟

長尾秋水碑

鹽谷時敏

越之善詩者曰秋水。而秋水非詩人也。特其所咏海
城一絕。膾炙人口。而詩名遂高於天下。初文化中。北
海告警。志士爭跋涉探究。論海防策邊備。及安政初。

明治辰巳、三十七年
白峽、ベーリンゲ
海峽

良寛、越後ノ人、
性潔白ニシテ詩歌
ヲ善クス
竹内式部、越後人、
勤王家

幕府遣使與俄人訂疆界、以五十度為限。秋水所謂
五千三百里者、雖未審其的指何地、亦可知其所期
矣。明治辰巳、役後、繼以俄國內訌、自勘查加白峽之
閒、制海之權、率歸我掌。掘北辰、建標、庶幾見其實矣。
於是越人始服秋水、曠識遠見、驟加景慕。至與釋良
寛、竹内式部並稱、有三偉人之目。云秋水村上人、名
景翰、長尾氏。其先景澄為上杉景勝將、有功。子孫世
仕堀氏。至景行有五男。秋水其第二子。為人狷介、重
氣節。少游四方、與諸名士交。嘗抵松前、觀北虜跳梁
之跡、憤慨不止。作北海雜咏廿首、海城篇其一也。秋

水既不得志、於當世益放浪山水。遂航鎮西、望琉球、
鬼界、還留攝播、間數年、與貫名海屋、梅辻春樵、河野
鐵兜等、以詩唱酬。復歸村上、窮益甚。人勸之仕、不肯。
喜畫墨竹、署王暮秋。以自給。年八十五、歿於吉田村
富所某家。秋水不畜妻子、晚置一婢、供澆濯飪縫之
事。某為經紀、其喪、葬於願生寺。願良寛以窮丐死、式
部以竄貶死。近時皆建碑表顯之。獨秋水未也。鄉人
从石黑君忠惠、請文於余。遂摘其詩句而論次之。仍
為之歌曰、

明治大帝親大權、

拓荒系遠曠無前。

狗奴國、北夷ハ多ク狗ヲ使用スル故ニ云フ

預兵説、平和會議ヲイフ

校蘇點張、蘇秦張儀ノ合從連衡ノ唱ヘシ故事
鐘鐻可鑄、秦ノ始皇帝ガ天下ノ兵器ヲ收メテ鐘鐻ヲ鑄シ故事

自西自南悉思服。 聲教且被窮朔邊。
 何啻五千三百里。 分界植表費雕鐫。
 野人蠻落狗奴國。 氷封雪閉暗夜天。
 卉裳辮髮驅狐鹿。 酪漿毳幕極腥羶。
 慕我王化畏我武。 獻珍貢異繞周旋。
 翻憶往時憂國士。 百年傳唱海城篇。
 近傳華府弭兵説。 回顧海牙今幾年。
 校蘇點張肆詭辯。 七國縱橫互變遷。
 嗚呼鐘鐻可鑄兮。 鑄分棘腫可燬。 勿教日本刀鈍如鉞。

論語鈔上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ナノ弟子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為政第二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孔子子孔十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子曰：「君子不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八佾第三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里仁第四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何謂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德不孤，必有隣。」

公冶長第五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雍也第六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曰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博學約禮

內篇終

外篇 十八史略鈔

春秋戰國

周平王以後為春秋之世威烈王以後為戰國之世凡五百年概稱曰春秋戰國

管晏相齊

齊太公望呂尚之所封也後世至桓公霸諸侯五霸者桓公為始名小白兄襄公無道群弟恐禍及子糾奔魯管仲傅之小白奔莒鮑叔傅之襄公為弟無知所弒無知亦為人所殺齊人召小白於莒而魯亦發

五霸齊桓公魯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

莒縣今山東濟寧道

帶鉤、オビガネ

置怨、怨ヲステオ
イテ

九合、九ハ糾ニ通
ス聚ナリ
匡、正ナリ
仲父、父ハ敬稱ナ
リ

豆、祭器、物ヲ盛ル
ニ用フ
舉火、活計ヲ立ツ

兵送糾。管仲嘗遮莒道射小白中帶鉤。小白先至齊而立。鮑叔所薦管仲為政。公置怨而用之。仲名夷吾。嘗與鮑叔賈分利多。自與鮑叔不以為貪。知仲貪也。嘗謀事窮困。鮑叔不以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為怯。知仲有老母也。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仲之謀。一則仲父。二則仲父。

自桓公八世至景公有晏子者。事之名嬰。字平仲。以節儉力行。重於齊。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七十餘家。晏子出其御之妻從門

蓋、車上ニ立テ雨
ヲ禦ヤ日ヲ蔽フモ
揚揚、自得ノ貌
管常ニ通ス

閒窺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自得。既而歸。妻請去曰：「晏子身相齊國。名顯諸侯。觀其志。嘗有以自下。子為人僕御。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御者乃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薦為大夫。

貧交行

杜

甫

紛紛、多キ貌

翻手作雲覆手雨。

紛紛輕薄何須數。

君不見管鮑貧時交。

此道今人棄如土。

題長安主人壁。

張

謂

世人結交須黃金。

黃金不多交不深。

縱令然諾暫相許。

終是悠悠行路心。

悠悠行路心、棄テ
テ願ミザル意

孔子傳 附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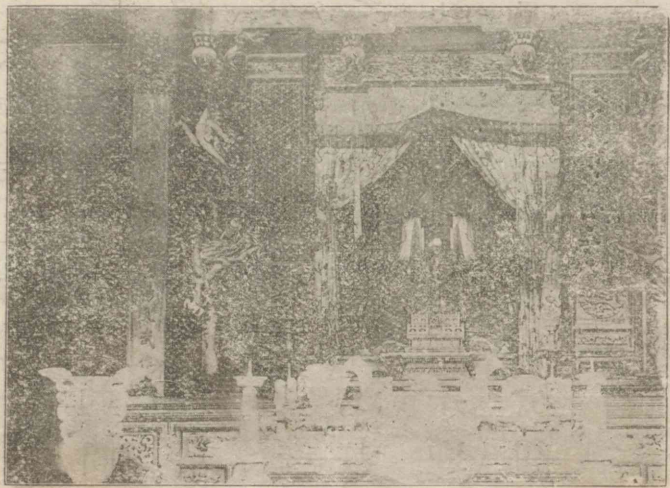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孔氏滅於宋，其後適魯。有叔梁紇者，與顏氏女禱於尼山，而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長好學，適周問禮於老子。反而弟子稍益，進適齊。齊景公不能用孔子，反魯。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為司空，進為大司寇。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以從。既會，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旌旄、劔戟、鼓、謔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為好，夷狄之樂，何為於此？」齊景公心忤，麾之。

俎，祭器，物ヲ盛ルニ用フ
周，東周，洛陽ニ都ス，今河南河洛道洛陽縣
中都，邑名
宰，長ナリ
司空，工部卿
大司寇，司法卿
夾谷，今山東濟南道萊蕪縣ニ在リ

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景公懼，歸語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於是齊人乃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地，以謝魯。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居

優倡，俳優
侏儒，短人
戲，マドハス

寡人、國君ノ自稱



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居

季桓子、魯ノ大夫

趙簡子、晉ノ大夫
河、黃河ヲイフ

令尹、楚ノ執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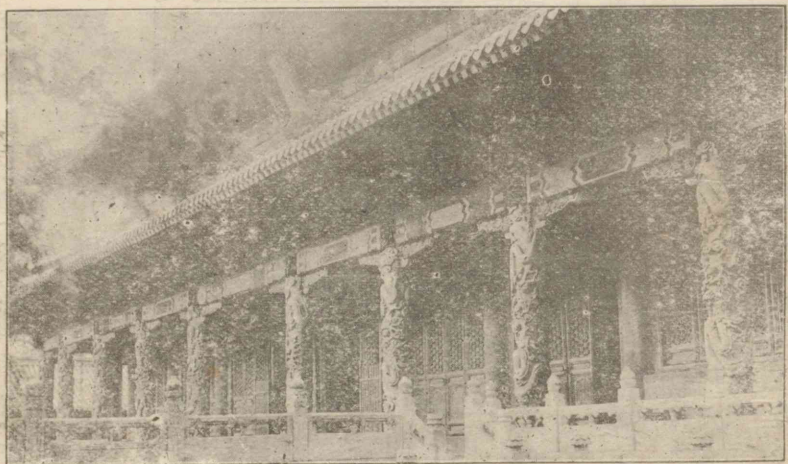
韋編、十メシガハ
ノトデメ

三月魯大治。齊人聞之懼、乃歸女樂於魯。季桓子受之、不聽政。孔子遂去魯。適衛、適宋、適鄭、所至不遇。適陳、又適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自衛適陳、適蔡、如葉、反于蔡。楚使人聘之。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相與發徒、圍之於野。楚昭王興師迎之、乃得至楚。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令尹子西不可。孔子反于衛。季康子迎歸魯。實哀公二十一年、而孔子年六十八矣。哀公問政、終不能用。乃序書、上自唐虞、下至秦穆、刪古詩三千、為三百五篇、皆弦歌之。禮樂自此可述。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因魯史記作

獲麟、春秋ハ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ニ終ハル
子夏、孔子ノ門人、文學ヲ以テ稱セラ
ル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子貢、孔子ノ門人、言語ニ長ス

中庸、書名、四書ノ一



大成殿 (曲阜)

春秋、自隱至哀十二公、絶筆於獲麟。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年七十三而卒。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唯子貢廬於冢側。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早死。孫伋、字子思、作中庸。

齊、今山東濟寧道
三遷、初、舍墓ニ
近シ、次ニ去リテ
市ニ舍シ、三タビ
徙ツテ學宮ノ旁ニ
舍ス

吳、姑蘇ニ都ス、
今江蘇蘇州府吳縣

郢、楚ノ都城、今湖
北荊南道江陵縣
越、會稽ニ都ス、今
浙江會稽道紹興縣

孟子名軻、魯孟孫之後、生於鄒、幼被慈母三遷之教、
長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齊梁、不用退與萬章



孟子像

吳越興亡

之徒、難疑答問、作孟子七篇。
吳王闔廬舉伍員謀國事、員
字子胥、楚人伍奢之子、奢誅
而奔吳、以吳兵入郢、吳伐越、
闔廬傷而死。子夫差立。子胥復事之。夫差志復讎、朝
夕卧薪中、出入使人呼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救而父
邪。周敬王二十六年、夫差敗越于夫椒。越王勾踐以

女、汝ナリ

屬鏤、劍ノ名

頡、梓ナリ
材、梓材、頡ノ材ト
ナル、頡ニハ吳ハ亡
ビントノ意
臨、臨、馬ノ韁ノ邊

慎、慎、慎音ベキ、面
ヲ覆フ布

餘兵、棲會稽山、請爲臣、妻爲妾。子胥言、不可。太宰伯
嚭受越賂、說夫差、赦越。勾踐反國、懸膽於坐卧、即仰
膽、嘗之、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舉國政、屬大夫種、而與
范蠡治兵、事謀吳。太宰嚭譖子胥、謀不用、怨望。夫
差乃賜子胥屬鏤之劍。子胥告其家人、曰、必樹吾墓
檟、檟可材也。抉吾目、懸東門、以觀越兵之滅吳。乃自
剄。夫差取其尸、盛以鴟夷、投之江。吳人憐之、立祠江
上、命曰胥山。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周元王四年、越
伐吳。吳三戰三北。夫差上姑蘇、亦請成於越。范蠡不
可。夫差曰、吾無以見子胥。爲幘、冒乃死。

長頸鳥喙、殘忍ノ相ナリ

越既滅吳。范蠡去之。遺大夫種書曰。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稱疾不朝。或譏種且作亂。賜劍死。范蠡裝其輕寶珠玉。與私從乘舟江湖。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父子治產。至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喟然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懷重寶。間行止於陶。自謂陶朱公。貲累鉅萬。魯人猗頓往問術焉。蠡曰。畜五特。乃大畜牛羊於猗氏。十年。閒貲擬王公。故天下言富者。稱陶朱。猗頓。

猗氏、縣名
聲音、牛馬ノ肥

菱歌、采菱ノ歌

義士、一二戰士ニ作ル



越王

蘇臺覽古

李白

舊苑荒臺楊柳新。

菱歌清唱不勝春。

只今惟有西江月。

曾照吳王宮裏人。

越中懷古

李白

越王勾踐破吳歸。

義士還家盡錦衣。

宮女如花滿春殿。

只今惟有鷓鴣飛。

豫讓報仇

腋、狐ノ腋ニ白毛アリ、集メテ、裘トナス、價最モ貴シ
 鄂鄂、直言ノ貌
 繭絲、背負ニ輸フ保障、惠政ニ喻フ
 損、其ノ數、民ノ賦稅ヲ輕クセンガ爲ナリ
 三家、知・韓・魏
 三板、高サ二尺ヲ一板トイフ
 龜、蛙ニ同シ
 飲器、波語ナリ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死簡子每聽朝不悅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也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以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其子無恤曰晉國有難必以晉陽爲歸簡子卒無恤立是爲襄子知伯求地於韓魏皆與之求於趙不與率韓魏之甲以攻趙襄子出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板沈竈產鼃民無叛意襄子陰與韓魏約共敗知伯滅知氏而分其地襄子漆知伯之頭以爲飲器知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仇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讓問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之子不爲報讎反委質於知伯知伯死子獨何爲報仇之深也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知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曰義士也爲厲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

范中行・知・韓・魏・趙ヲ併セテ晉ノ六卿ト稱ス
 委質、臣トナルコト、質ハ質、君臣相見ル禮物ナリ

厲、癩ニ同シ、疾惡ナリ



豫讓報仇圖

舍之謹避而已讓漆身爲厲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

趙孟、趙氏世世趙孟ト稱ス、知氏世世知伯ト稱スルガ如シ

妻不識也。其友識之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不可。既委質為臣，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之者，將以愧天下後世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馬驚，索之，得讓，遂殺之。

豫讓橋

胡

曾

豫讓酬恩歲已深。高名不朽到如今。年年橋上行人過，誰有當時國士心。

魏文侯禮士（附吳起）

式、軾二同シ、車前ノ横木ナリ、俯シテ之ニ憑リ敬意ヲ表ス

納履、足ヲ履ニ納レテ之ヲ著ク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過段干木之闔，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文侯之子擊過子方于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擊怒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失其家；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擊謝之。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相非魏成，則翟璜，二子何如？」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子夏、田子方、段干

本成所舉也。乃相成。

有衛人吳起者。初仕魯為將。大破齊師。後歸魏。文侯以為將。拔秦五城。起與士卒同衣食。卒有病疽。起吮之。卒母聞而哭曰。往年吳公吮其父。不旋踵死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文侯卒。子擊立。是為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禹滅之。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湯放之。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恒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武王殺之。若不修德。舟中人皆敵

疽、音ジ、癰ナリ
吮、吸フ
不レ施レ踵、盡ニノ
意
不レ知レ死所、戰死ノ意

洞庭湖、湖南ニ在リ

彭蠡澤、即鄱陽湖、江西ニ在リ

河、濟、川ノ名

泰、華山ノ名

伊闕、山ノ名

孟門、太行、山ノ名

國也。武侯曰。善。

商君變法

秦孝公時。河。山。以東。強國六。小國十餘。皆以夷狄。遇秦。擯不與諸侯之會盟。孝公下令。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其尊官。與之分土。衛公孫鞅入秦。因嬖人景監。以見說。以帝道王道。三變為霸道。而後及強國之術。公大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鞅曰。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卒定令。令民為什伍。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受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

秦、咸陽ニ都ス、今陝西關中道咸陽縣
河、山、武河華山
強國六、燕・齊・楚・韓・魏・趙ヲイフ

什伍、五家十家ノ組合

收司連坐、組合中互ニ監督シテ罪アル者ヲ告發シ、一家罪アレバ組合皆其罪ニ坐ス

復、其賦役ヲ免除ス
末利、工商ノイフ
收等、官ノ奴隷

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
利及怠而貪者舉以為收孥令既具未布立三丈之
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此門者予十金民怪
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
五十金乃下令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秦人
皆趨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
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封鞅商於十五邑號
曰商君孝公薨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鞅
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

出亡、出奔ナリ

六尺、秦制六尺ヲ
張トナシ、張二百
四十ヲ歐トナス

魏、大梁ニ都ス、今
河南開封道開封縣
韓、新鄭ニ都ス、
今河南開封道縣鄭
ニ在リ

鞅歎曰「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不受、內之秦。
秦人車裂以徇。鞅用法酷、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
道者被刑。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

馬陵之戰

魏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宣王使田忌為將、以救韓。魏
將龐涓嘗與孫臏同學兵法。涓為魏將軍、自以所能
不及、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齊使至魏、竊載以歸。至
是臏為齊軍師、直走魏都。涓去韓而歸、臏使齊軍入
魏地者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
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

倍日并行、晝夜兼行ナリ

馬陵、魏ノ地、直隸大名府城ノ東南ニ在リ
弩、イレユミ

半矣。乃倍日并行逐之。臆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隘而旁多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曰「龐涓死此樹下」。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暮見火舉而發。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涓自剄曰「遂成



弩

豎子之名。齊軍大破魏師。虜太子申。

馬陵道

魏荔形

戰壘千秋沙草平。

更無殘戟礙春耕。

荒城夜半喧雷雨。還似當年萬弩聲。

蘇秦合從

從、擬ナリ、南北ヲ縦トナス、故ニ六國相合フヲ合從トイフ
資、路費ヲ給與ス

雞口牛後、寧口小國ノ君トナルトモ、大國ノ臣トナルナカレトイフ意

輜重、衣物ヲ載スル車
昆、兄ナリ

秦人恐喝諸侯、求割地。有洛陽、人蘇秦。初游說秦、惠王、不用。乃往說燕、文侯、與趙從親。燕資之、以至趙。說肅侯曰「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并力西向、秦必破矣。爲大王計、莫若六國從親、以擯秦。肅侯乃資之、以約諸侯。蘇秦以鄙諺說諸侯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於是六國從合。蘇秦師鬼谷先生。初出游、困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爲炊。至是爲從約、長并相六國。行過洛陽、車騎輜重、擬於王者。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俯伏侍取

季子、蘇秦ノ字

負郭、城外ノ地

一頃、百畝ナリ

食。蘇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既定從約、歸趙。蕭侯封爲武安君。其後秦惠王使將欺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齊、魏伐趙、蘇秦恐去趙而從約解。

張儀、連衡

張儀、魏人也。初、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儀遊楚、爲楚相所辱。妻愠曰、「嘻、使子不

衡、橫ナリ、東西ヲ横トナス、故ニ六國各秦ト連和スルヲ連衡トイフ

激レ儀、先ツ儀ヲ起ラセ、秦ニ任ヘテ趙ヲ苦シメントノ心ヲ起サセ、彼更ニ入ラ遣ハレテ、秦ニ任フル費用ヲ贈ラシム、儀乃チ其恩ニ感ジ、蘇秦ノ事業ヲ妨害セザルベキヲ明言セルナリ

遊說、何有此辱。儀謂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約從時、激儀使入秦。儀曰、「蘇君之時、儀何敢言。」蘇秦去趙而從解。儀專爲橫、連六國、以事秦。秦惠王時、儀嘗以秦兵伐魏、得一邑、復以與魏。而欺魏、割地以謝秦、歸爲秦相。己而出爲魏相、實爲秦也。後復歸相。秦惠王欲伐齊、患楚與齊從親。乃使張儀說楚懷王曰、「王閉關而絕齊、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懷王信之、使勇士北辱齊王。齊王大怒、而與秦合。楚使受地於秦。儀曰、「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懷王大怒、伐秦、大敗。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懷王。

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秦王欲遣之口不忍言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之楚又因厚賂用事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懷王中悔追張儀不及已而張儀復出相魏以卒

孟嘗君好客

靖郭君田嬰者齊宣王之庶弟也封於薛有子曰文食客數千人名聲聞於諸侯號為孟嘗君秦昭王聞其賢乃先納質於齊以求見至則止囚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願得君狐白裘蓋孟

靖郭君、田嬰ノ稱號ナ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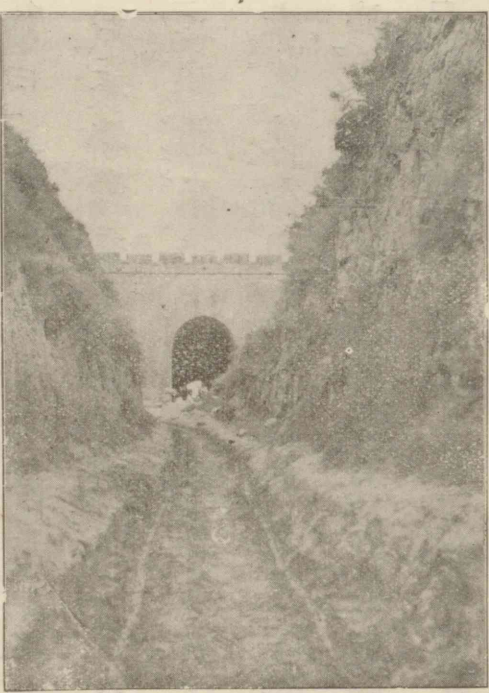
狐白裘、狐ノ腋下ニ白毛アリ、之ヲ集メテ裘ヲ製ス、價甚ダ貴シ

狗盜、小盜ナリ

函谷關、今河南河洛道靈寶縣ニ在リ

傳、傳車ナリ

嘗君嘗以獻昭王無他裘矣客有能為狗盜者入秦藏中取裘以獻姬姬為言得釋即馳去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



函 谷 關

雞鳴方出客恐秦王後悔追之客有能為雞鳴者雞盡鳴遂發出食頃追者果至而不及孟嘗君歸怨秦與韓魏伐之入函谷關秦割城以和孟嘗君相齊或毀之於王乃出奔襄王

孟嘗君好客

傳舍、下等ノ客ノ宿舎
缺、音ケフ、劔ノツカ
幸舎、中等ノ客ノ宿舎
代舎、上等ノ客ノ宿舎

出レ錢、錢ヲ民ニ貸シテ利息ヲ收ムルナリ

既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王畏之與連和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而來見置傳舍十日彈劔作
歌曰長缺歸來乎食無魚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又歌
曰長缺歸來乎出無輿遷之代舍出有輿矣又歌曰
長缺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時邑入不足以
奉客使人出錢於薛貸者多不能與息孟嘗君進驪
請責之驪往不能與者取其券燒之孟嘗君怒驪曰
令薛民親君孟嘗君竟為薛公終於薛同時魏有信
陵君趙有平原君楚有春申君皆好客食客各三千
人名重於諸侯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
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
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
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
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信陵君救趙

秦攻趙邯鄲魏安釐王使晉鄙救趙秦昭襄王欲移
兵先擊救者魏王恐止晉鄙兵壁于鄴又使新垣行
說趙共尊秦為帝魯仲連往見行曰彼秦者棄禮義

邯鄲趙ノ都今直隸大名道邯鄲縣

上、尚アナリ
首功、戰場ニテ首
ヲ新ル功

信陵君、安釐王ノ
異母弟、名ハ無忌
冠蓋相望、使者解
繹トシテ道ニ連ナ
ルヲイフ

符、請フ
符、圖符

恤、救フ

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帝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衍再拜曰。先生天下士也。吾不敢復言帝秦矣。趙平原君夫人魏信陵君姊也。趙急使者冠蓋相望。責救於信陵君。信陵君請於王。及使賓客遊說萬端。王不聽。客侯嬴教信陵君。請於王幸姬。竊得晉鄙兵符。且薦力士朱亥。與俱謂晉鄙合符而疑。則擊殺而奪其軍。一如嬴言。得兵以進。大破秦兵。解邯鄲圍。而信陵君不敢歸魏。秦伐魏。魏王患之。使人請信陵君。不肯歸。客毛公薛公見曰。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克大梁。夷先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於天下乎。信陵君

趣、促ナリ
五國、燕・魏・韓・
楚・趙

會、助ナリ
拉、推ナリ

趣駕還。諸侯聞信陵君為魏將。皆遣救。信陵君率五國兵。敗秦兵於河外。追至函谷關而還。

范雎相秦

魏人范雎。嘗從須賈使齊。齊王聞其辯口。乃賜之金及牛酒。賈疑雎以國陰事告齊。歸告魏。相魏齊魏齊怒。笞擊雎。折脅拉齒。雎佯死。卷以簣置廁中。使醉客更溺之。以懲後。雎告守者。得出。更姓名曰張祿。秦使者王稽至魏。潛載與歸。薦于昭襄王。以為客卿。雎教以遠交近攻之策。時穰侯魏冉用事。雎說王廢之。而代為丞相。號應侯。魏使須賈聘秦。雎敝衣閒步往見。

一寒、非常ニ貧シキコト

緋袍、キヌノ緋入

坐、キリワラ

睚眦、人ニニラマレシ程ノ僅ノ怨

之。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留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取一緋袍贈之。遂為賈御至相府。曰：「我為君先入通于相君。賈見其久不出，問門下。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君也。』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睚坐責讓之，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緋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爾乃大供具，請諸侯賓客，置莖豆其前，而馬食之，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賈歸告魏齊。魏齊出走而死。睚既得志于秦，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王既用睚策，歲加兵三晉，斬首數萬。周报王恐，與諸侯約從，欲伐秦。秦攻周，報王入秦。

頓首請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周亡。

詠史

高

適

尚有緋袍贈，不知天下士。

應憐范叔寒，猶作布衣看。

燕丹圖秦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政不禮焉。怒而亡歸，怨秦欲報之。秦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丹受而舍之。丹聞衛人荊軻賢，卑辭厚禮請之，奉養無不至。欲遣軻，軻請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地圖以獻秦。丹不忍殺於期，軻自以意諷之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必喜。」

督亢、燕ノ膏腴地、今京兆涿縣ノ東南ニ在リ

焯、音サイ、刃ヲ
燒キ堅ム
如縷、血ノ沿ヅル
コト、僅ニ縛筋ハ
カリニシテスグニ
死ス
易水、今直隸省ニ
在リ

政、秦王ノ名



荆軻刺秦王圖

而見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搵
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之恥
雪矣於期慨然自刎丹奔往伏
哭乃以函盛其首又嘗求天下
之利匕首以藥焯之以試人血
如縷立死乃裝遣軻行至易水
訣別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于時白虹
貫日燕人畏之軻至咸陽秦王
政大喜見之軻奉圖進圖窮而

負劍、鞘ヲ後方ニ
押シヤツテ拔キ易
カラシム
植、燕ニ同シ
體解、手足身首ヲ
分ツ

髮衝冠、怒ル貌

匕首見把王袖搵之未及身王驚起絕袖軻逐之王
環柱走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兵左右以
手搏之且曰王負劍遂拔劍斷其左股軻引匕首擲
王不中遂體解以徇秦王大怒益發兵伐燕燕王喜
斬丹以獻後三年秦兵虜喜遂滅燕為郡

易水送別

賈王

此地別燕丹

壯士髮衝冠

昔時人已沒

今日水猶寒

秦

三皇、伏羲氏、女媧氏、神農氏、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

守、民政ヲ掌ル
尉、兵事ヲ掌ル
監、郡政ヲ監ス

臨洮、今甘肅省ニ屬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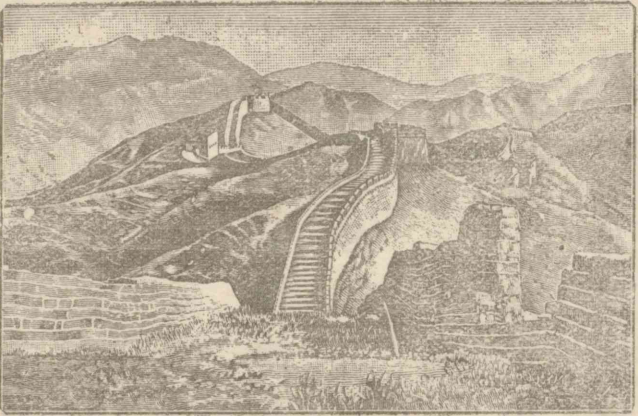
始皇政治

秦王政立二十六年、悉滅六國、分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制曰、死而以行為諡、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威振匈奴。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

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

黔首、民ナリ、頭黒キヲ以テイフ、或ハ黒巾ヲ以テ頭ヲ覆フトノ説アリ

秦市、入ヲ市ニ殺シテ其屍ヲ棄ツル刑、一族ヲ皆殺ス刑



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侯生、盧生相與

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群下以造謗。臣請史官、非秦記、里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

咸陽、秦都、今陝西關中、道咸陽廉問、察問ナリ

誦法、祖述ス

上郡、今陝西省ニ屬ス

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廉問。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長城

王

導

秦築長城、比鐵牢。蕃戎不敢過臨洮。雖然萬里連雲際。爭及堯楷三尺高。

焚書坑

章

碣

祖龍、始皇帝ヲイフ

劉項、劉邦・項籍

衡石、衡ハ秤、石ハ錘ナリ、秤ヲ以テ文書ヲハカルコト

與、爲ナリ

若、汝ナリ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

陳勝起兵

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天下事無大小、皆親處決。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三十七年、始皇出遊。少子胡亥、李斯、趙高從。始皇途崩。斯、高相謀、詐為受詔、立胡亥、賜扶蘇死。至咸陽、始發喪。胡亥即位。是為二世皇帝。陽城人陳勝、字涉、少與人傭畊。畊之隴上、悵然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畊、何富貴也。」勝大息曰、「嗟呼、燕

鴻鵠、大鳥ノ名

斬、縣名、今安徽淮
泗道宿縣ノ南
閭左、閭里ノ左ニ
居ル者、秦ノ時、
富者ハ閭右ニ居
リ、貧者ハ閭左ニ
居ル

長吏、郡縣ノ官長
謁者、官名、通奏
ヲ掌ル

准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與吳廣起兵于
蕘時、發閭左戍漁陽。勝、廣為屯長。會大雨、道不通。乃
召徒屬曰、公等失期、法當斬。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
大名耳。王侯將相豈有種乎。眾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
蘇、項燕、稱大楚。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大梁張耳、
陳餘詣軍門上謁。勝大喜、自立為王、號張楚。諸郡縣
皆秦法、爭殺長吏、以應勝。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
軍、耳餘為校尉、使徇趙地。至趙、武臣自立為趙王。謁
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
問之曰、群盜鼠竊狗偷、不足憂也。二世大悅。趙高與

驗、試ナリ

李斯有隙、因讒殺之。高為丞相、欲專秦權、恐群臣不
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
誤邪。指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高陰中。諸言鹿者
以法。後群臣皆畏高、無敢言其過。

項梁項籍起兵

吳中、江南ナリ

項梁者、楚將項燕之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
中。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
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
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始皇游
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

會稽、秦ノ郡ノ名、
吳ニ治ス、今江蘇
蘇州道吳縣ニ在リ

沛、今江蘇徐海道沛縣
居鄆、今安徽安慶道巢縣二在り
螽、蜂二同
楚懷王、秦二客死ス、楚人之ヲ憐ム、故ニ其孫ヲ立テテ民望ニ從フナリ

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會稽守殷通欲起兵應陳勝，使梁為將。梁使籍斬通，佩其印綬，遂舉吳中兵得八千人，籍為裨將。時年二十四。遂渡江而西伐秦。既而陳勝敗死，趙王武臣亦為其下所殺。張耳、陳餘立趙歇為王。沛公劉邦起沛，引兵會項梁居鄆。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必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求得楚懷王孫心，立為楚懷王，以從民望。

鉅鹿、今直隸大名道平鄉縣二在り

項梁與秦將章邯戰，敗死。宋義先言其必敗，梁果敗。秦攻趙急，懷王以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救趙。義驕，羽斬之，領其兵。大破秦兵鉅鹿下，虜王離等，降章邯。董翳司馬欣、羽為諸侯上將軍。先是趙高數言關東盜無能為，及秦兵數敗，高恐二世怒，遂使婿閻樂弑二世於望夷宮，立公子嬰為秦王。二世之兄子也。嬰既立，族殺趙高。

沛公下秦

沛公劉邦，字季，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

隆準、準、音セツ、高キ鼻

豁如、開大ノ貌

亭長、秦制、十里二亭アリ、亭一長ヲ置キ盜賊ヲ督セシム
繇、徭二同
單父、縣名、今山東ニ屬ス

徒、徒罪、送リテ以テ勞役ニ供スルナリ
驪山、今陝西關中道臨潼縣ノ東南ニ在リ
豐、今江蘇徐海道豐縣
關中、東ニ函谷關アリ、西ニ散關アリ、南ニ武關アリ、北ニ蕭關アリ、四關ノ中ニ居ル、故ニ關中トイフ

武、今陝西關中道高陵ニ在リ
霸、水ノ名、西安ノ東ニ在リ
素車白馬、喪アル人ノ乗用スル馬車組、組ナリ、之ヲ頸ニカタルハ自ラ絶死セントスルヲ示ス
軹道、亭ノ名

時、孺子、張良ガ黃石公ヨリ兵書ヲ授ケラレシ故事

産及壯爲泗上亭長嘗繇役咸陽縱觀秦皇帝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季狀貌曰吾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吾有息女願爲箕帚妾卒與季季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盡亡之到豐西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及陳勝起季亦起兵於沛以應諸侯沛父老爭教令迎立爲沛公收沛子弟得三千人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強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殺項梁奮願與沛公先入關懷王諸老將皆

曰項羽爲人慍悍猾賊獨沛公寬大長者可遣乃遣沛公韓人張良以韓兵從沛公而西沛公大破秦軍入武關進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降軹道旁秦自始皇二十六年併天下二世三世而亡稱帝止十有五年

讀秦紀

陳恭尹

謗聲易弭怨難除

秦法雖嚴亦甚疎

夜半橋邊呼孺子

人間猶有未燒書

東漢

昆陽之戰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景帝子長沙、定王發之後也。隆準日角、受尚書通大義、嘗過蔡少公、少公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由知非僕邪。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宛人李通、迎秀起兵。秀兄縝、字伯升、慷慨有大節、常憤憤欲復社稷。平居不事家人、生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至是、分遣親客、發諸縣兵、縝自發春陵子弟、皆恐

日角、額ノ中央ノ骨、隆起シテ角ノ如キヲイフ
圖讖、未來記
國師公、官名、劉歆
國師公タリ、名ヲ改メテ秀トイフ
新市平林兵起、王莽ノ末、新市ノ人王匡兵ヲ起シ、後分レテ下江、新市ノ兵トナル、平林ニモ兵起ル、皆今湖北省ニ屬ス
南陽、劉秀南陽ニ居ル、今河南汝陽道南陽縣
春陵、今湖北襄陽道襄陽縣ニ在リ

絳衣大冠、將軍ノ服

更始、劉玄ナリ昆陽、定陵、鄧、今河南ニ在リ
王莽、王太后ノ姪、漢ヲ篡ヒ、國ヲ新ト號ス

蜀主劉伶



秀 劉

懼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自安、部署賓客、招說諸帥。新市平林下江兵皆來會。兵多、無所統一。欲立劉氏、從人望。下江將王常欲立縝。新市平林將帥、憚其威明、遂立更始。以縝遣王邑、王尋、大發兵平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為壘尉。

陽昆、今河南汝陽
道華縣ニ在リ

驅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兵勢號百餘萬旌旗千里不
絕諸將見兵盛皆走入昆陽欲散去秀至鄆定陵悉
發諸營兵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尋邑遣兵數千合
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
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連
勝遂前無不一當百秀與敢死者三千人衝其中堅
尋邑陣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昆陽城中守者亦
鼓譟出中外合勢呼聲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踐
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虎豹皆
股戰溺死滄川者萬數關中聞之震恐海內豪傑響

應皆殺莽收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旬月徧天下

昆陽

胡

曾

猶來、由來
蕭王、光武帝

前朝、楚ノ項羽ヲ
イフ

師克猶來在協和 蕭王兵馬固無多

誰知大敵昆陽敗 却笑前朝困楚歌

光武即位

劉縯兄弟威名日盛更始殺縯秀不敢服喪飲食言
笑惟枕席有淨泣處更始慙拜秀大將軍封武信侯
未幾以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所過除王莽苛政
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鄆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
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

鄆、今河南河北道
臨漳縣ニ在リ

尺寸、短才ナリ
竹帛、歴史ナリ

邯鄲、今直隸大名
道邯鄲縣

幽・冀、今直隸・山
西ノ地方
薊、今京薊兆縣

燕婁亭、今直隸保
定道鎮陽縣東北ニ
在リ

下曲陽、今直隸保
定道晉縣ニ在リ

漸、氷解タルコト

南宮、今直隸大名
道冀縣ニ在リ

長安、更始ノ都ス
ル所、更始ノイフ
信都、郡名、今直
隸ノ津海・保定・大
名三道ノ交接セル
地方
和我、郡名、今保
定道晉縣ヲ中心ト
セル地方
廣阿、今直隸大名
道隆平縣ノ東

殺、着ニ同シ、亂ナ
リ

禹得_レ效_二其尺_一寸_一、垂_レ功_一名_一於_二竹帛_一耳。更始常才_一。帝王大
業_一非_レ所_レ任_レ明公_一。莫_レ如_レ延攬_二英雄_一、務_レ悅_二民心_一。立_二高祖之
業_一、救_二萬民之命_一。天下不足_レ定_レ也。秀大悅_一。令_二禹常宿止
於中_一、與_二定計議_一。邯鄲卜者王郎、詐稱_二成帝子_一、子輿、入
邯鄲、稱_二帝_一。徇_二下幽冀州_一。郡響應_一。秀北徇_二薊上谷_一。太守
耿況、子弇、馳_二至_一。盧奴上_レ謁。秀曰、是我_レ北道主人也。薊
城_一反應_二王郎_一。秀趣_二出城_一。晨夜南_レ馳_一。至_二燕婁亭_一。馮異上
豆粥_一。至_二饒陽_一。乏_レ食。至_二下曲陽_一。聞_二王郎兵在後_一。至_二滹沱
河_一。候吏還_レ白_一。河水流_レ漸_一。無_レ船_一。不可_レ濟_一。秀使_二王霸_一視_レ之。
霸恐_レ驚_レ衆_一。還_レ即_レ詭_レ曰_一。氷堅_レ可_レ渡_一。遂_レ前_レ至_二河_一。氷亦合_一。乃

渡_一未_レ畢_一。數_二騎_一而_レ氷解_一。至_二南宮_一。遇_二大風雨_一。入_二道傍_一。空舍_一。
馮異抱_レ薪_一。鄧禹爇_レ火_一。秀對_レ竈_一燎_レ衣_一。異復_レ進_二麥飯_一。至_二下
博城_一。西_レ惶惑_一。不知_レ所_レ之_一。有_二白衣老人_一。指_レ曰_一。努力_一。信都
爲_二長安城_一。守_レ去_レ此_一八_二十里_一。秀即_レ馳_レ赴_レ之_一。時_二郡縣皆已
降_二王郎_一。獨_レ信都_一太守任光_一和我_一。太守邳彤_一不肯_レ光出_一。
聞_二秀至_一。大喜_一。彤亦來_レ會_一。發_二旁縣_一得_二精兵_一。移_レ檄_二討_二王郎_一。
郡縣還_レ復_レ響應_一。秀引_レ兵_一拔_二廣阿_一。拔_二輿地圖_一。指_レ示_二鄧禹_一。
曰_一。天下_一郡縣如_レ是_一。今始_レ得_二其一_一。子前_レ言_レ不足_レ定_レ何_レ也_一。
禹曰_一。方_レ今_一海_レ內_一殺_レ亂_一。人_レ思_レ明_一君_一。猶_レ赤_レ子_一慕_レ慈_レ母_一。古_レ之
興_レ者_一。在_二德厚薄_一。不_レ在_二大小_一也。耿弇以_二上谷漁陽兵_一。行

側反子、不安ノ心ヲ抱ケル者ヲイフ

銅馬、賊ノ名

中山、今直隸保定道定縣ニ在リ
南平棘、今直隸大名道趙縣ニ在リ

定郡縣會秀於廣阿進拔邯鄲斬王郎得吏民與郎交書數千章秀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謂馮異也異為人謙退不伐諸將每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有此號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令罷兵耿弇說王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王擊銅馬諸賊悉破降之諸將未信降者降者亦不自安王救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案行諸部降者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效死乎悉以分配諸將南徇河內王還至中山諸將上尊號不許至南平棘固請又不許耿純曰士大夫捐親戚棄

龍鱗鳳翼劉秀ニ喻フ

部、今大名道柏鄉縣

荆棘、紛亂ニ喻フ

天水、郡名、今甘肅渭川道通渭縣ニ在リ
成都、四川西川道成都縣

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留時逆眾恐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大眾一散難可復合馮異亦言宜從眾議乃即皇帝位于鄴南改元建武車駕入洛陽遂都之馮異自長安入朝上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拔荆棘定關中詔勞異曰倉卒蕪羹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

得隴望蜀

建武九年隗囂死囂自更始初年起兵至建武初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後嘗遣馬援往成都觀公孫

公孫述、蜀二據リ
テ帝ト稱ス

條ニ飾邊幅、布帛ノ
邊幅ヲ修飾シテ觀
美ヲ求ムルコト

專ニ意東方、光武ニ
事フルヲイフ

雒陽、洛陽ニ同ジ

岸幘、頭巾ヲアミ
ダニカアルコト

二帝、隗囂ト公孫
述

陸賈、陸賈ニ同ジ

刺客、音セキ、説
客ト音近シ

述接與述舊謂當握手歡如平生時述已稱帝四年
矣接既至盛陳陛衛以延接接謂其屬曰天下雌雄
未定公孫不吐哺迎國士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
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
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接奉書雒陽初
到良久即引入上自殿廡下岸幘迎笑曰卿遠遊二
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接頓首曰當今非但君擇臣
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
戰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
易若是上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接曰天下反覆

盜名字、位號ヲ稱
竊シテ自ラ帝ト稱
スルコト
同符、全ク同ジキ
書

西城、今陝西漢中
道安廬縣ノ西北ニ
在リ

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
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接歸囂問東方事接曰上才明
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闕達多大節
略與高祖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
謂何如高帝接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
吏事動如法度又不喜飲酒囂不懌曰如卿言反復
勝乎遣子入侍未幾反竟臣於公孫述上征囂馬接
在上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軍所從徑道上
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軍囂奔西城病餓恚憤而卒
子純降隴右悉平上既平隴右曰人苦不自足既得

隴復望蜀十二年遣大司馬吳漢等將兵會征南大將軍岑彭伐蜀彭在荊門裝戰船漢欲罷之彭不可上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惟征南公為重而已彭戰船並進所向無前述使盜刺殺彭吳漢繼進至成都擊殺述蜀地悉平

馬援戒兄子

馬援嘗曰大丈夫當以馬革裹屍安能死兒女手交趾反援以伏波將軍討平之武陵蠻反援又請行帝愍其老援被甲上馬據鞍顧眄以示可用上笑曰矍鑠哉是翁乃遣之援在交趾嘗遣書戒其兄子曰吾

以馬革裹屍戰死スルコト
交趾、今安南ノ北境

矍鑠、老イテ壯ナル貌
兄子、馬嚴・馬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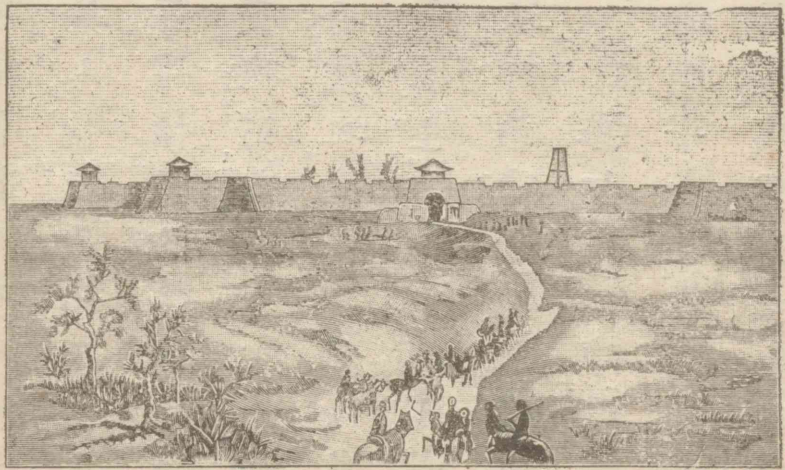
欲汝曹聞人過如聞父母名耳可聞口不可言好議論人長短是非政法不願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謙約節儉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敎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班超定西域

永元十四年徵班超還京師卒超起自書生投筆有封侯萬里外之志有相者謂曰生燕領虎頭飛而食

永元、和帝ノ年號

鄯善、西域ノ國名、
今新疆吐魯番ノ西
沙漠ニ設セリ



關 和

肉萬里侯之相也。明帝時、
耿秉請伐匈奴。宜如武帝、
通西域、斷匈奴右臂。帝從
之、以秉與竇固為都尉。超
從固、以假司馬使西域。至
鄯善、其王禮之甚備。匈奴
使來、頓踈懈。超會吏士三
十六人、曰、不入虎穴、不得
虎子。奔虜營、斬其使、及從
士三十餘級。鄯善一國震

于真、今新疆和

玉門關、今甘肅安
肅道敦煌縣ノ西ニ
在リ
臨佚、寬大ナリ

關、關腹ノ意

怖超告以威德、使勿復與虜通。超復使于真、其王亦
斬虜使以降。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章帝時、為西域
將兵長史。和帝以超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平定諸國。
在西域三十年、以功封定遠侯。至是、以年老乞歸、願
生入玉門關。上許之。任尚代為都護、請教超曰、君性
嚴急、水清無大魚、宜蕩佚簡易。尚私謂人曰、我以班
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果失邊和、如超言。

玉門關

胡

曾

西戎不敢過天山。定遠功成白馬閒。
半夜帳中停獨坐。唯思生入玉門關。

唐

太宗論治道 一

唐太宗文武皇帝，姓李氏，名世民，高祖第二子。幼日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乃採其語為名。年十八，舉義兵。高祖受隋禪，以世民功高，立為秦王。李密降唐，初見高祖，色尚傲，及見秦王，不敢仰視。退而歎曰：「真英主也。」即位之初，有上書請去佞臣者，曰：「願陽怒以試之，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帝曰：「吾自為詐，何以

表、相ナリ

賈胡、胡商ナリ

賕、賄賂ナリ

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或請重法禁盜，帝曰：「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帝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又嘗謂侍臣曰：「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而藏之，有諸？」曰：「有之。」曰：「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此？」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又嘗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

草昧、世ノ亂レテ未ダ定マラザル時隋末ノ亂ヲ指ス

曰、草昧之初、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



唐太宗

難矣。帝曰、

「玄齡與吾

共取天下、

出百死、得

一生。故知

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慎之。

太宗論治道二

五花、五色ナリ、各朱墨ヲ以テソノ名ヲ雜署ス。中書・門下、中書省ハ詔令ヲ出シ、門下省ハ之ヲ駁正ス。給事中・黃門侍郎・門下省ノ官。番同、附和ナリ。僕射、音ボクヤ、尚書省ノ長官、左右大臣ノ如シ。

稷・契・皋陶、皆舜ノ名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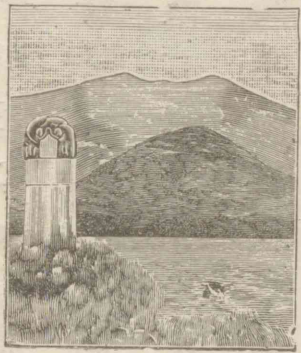
唐制、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太宗謂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卿曹勿番同也。時珪為侍中、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玄齡善謀、如晦善斷。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魏徵嘗告帝曰、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徵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

龍逢。比干、關龍逢、夏桀ノ臣、比干、殷紂ノ臣、皆忠諫ヲ以テ死ス

東征之役、太宗高麗ヲ親征ス

節度使、鎮臺ノ長官、幽州ハ范陽軍ノ治所、今北京ナリ
敗軍將、守珪、祿山ヲシテ莫・契丹ヲ討タシム、祿山輕進シ、虜ノ敗ル所トナル張九齡、時ニ中書令タリ

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帝悅。貞觀十七年、鄭公魏徵卒。帝曰、「以銅爲鏡、可正衣冠。以古爲鏡、可見興替。以人爲鏡、可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鏡矣。」徵葬、帝自製碑、書石。東征之役、不能成功。帝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



房玄齡墓

安史之亂一

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執敗軍將安祿山、送京師。張九齡批曰、「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帝惜其才、勇赦之。九齡力爭曰、「祿山有反相、

閔、音カン、里門平盧、營州ニ治ス、熱河道朝陽縣

載、天寶三年、年ヲ改メテ載トイフ

不誅、必爲後患。帝不聽。祿山本營州雜胡也。狡黠爲守珪所愛。又有史宰于者、與祿山同里閭、亦驍勇。守珪遣入奏事。帝賜名思明。天寶元年、以祿山爲平盧節度使。祿山厚賂帝左右、皆譽之。帝益以爲賢。三載、兼范陽節度使。十載、爲祿山起第於京師、窮極華麗。祿山體肥大。帝嘗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對曰、「有赤心耳。」祿山生日、賜予甚厚。十一載、揚國忠爲相、言祿山必反。且曰、「試召、必不來。」十三載、祿山聞召、即至。帝由是不信國忠之言。加祿山左僕射而歸。十四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帝猶不疑。表請獻馬三千

部送、部署ヲ定メ
テ護送ス

奚・契丹、東胡ナリ

東京、洛陽、今河
南河洛道洛陽縣

匹、每匹二人執、鞚、二十二將部送河南。帝始疑之、遣使止其獻。祿山踞床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使還亦無表。是冬、祿山遂反、發所部兵及奚契

臨大節節
不可奪也

顏真卿筆蹟

丹凡十五萬、發范陽、引而南、步騎精銳、煙塵千里。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州

縣望風瓦解。賊進陷東京。

安史之亂二

平原、郡名、今山東東臨道平原縣
河北一道、領郡二十有四アリ

何狀、何如ナル入
トイフガ如シ
常山、郡名、今直隸保定道正定縣
杲卿、真卿ノ從兄

乃、音クワ、内ヲ
ソズトリテ音ヲノ
コス
真源、雍丘、縣名、
今河南二屬ス
玄元皇帝、唐ハ老子ト姓ヲ同クウス
故ニ老子ヲ尊ンテ
玄元皇帝ト稱シ、
之ヲ廟祭ス

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帝始聞河北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真卿奏至、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何狀、乃能如此。」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十五載、祿山僭號稱大燕皇帝。賊將史思明陷常山、執杲卿送洛陽。祿山數其反己。杲卿曰、「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睢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而呂之。比死罵不絕口。真源令張巡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於雍丘討賊。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河北節度使李光弼與賊將史思明戰、大破之。首復河北數郡。副元帥哥舒翰與賊

潼關、今陝西關中
道州華陰縣ノ東ニ
在リ
靈武、朔方軍治、今
甘肅寧夏道靈武縣
寧夏府

睢陽、今河南開封
道商丘縣ニ在リ

戰大敗。賊遂入潼關。京師陷。帝幸蜀。太子即位靈武。
是為肅宗皇帝。至德二載。安慶緒殺祿山而自立。祿
山僭號。僅一年餘。既而官軍復京師。遂取東京。慶緒
敗走。賊將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巡先守雍
丘。移軍寧陵。屢破賊。既而入睢陽。與遠共守。屢卻賊。
食盡。或欲棄城。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
賊必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救。食茶紙盡。
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城中初四萬人。至
是僅餘四百。終無叛者。賊登城。將士困病不能戰。巡
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

厲鬼、惡鬼ナリ

延秋門、長安城門
ノ名

江頭老臣、杜甫賦
中ニ稱リ、京城ノ
亂離ヲ傷ミ、哀江
頭ノ篇ヲ作ル

賀蘭、唐將賀蘭進
明ナリ、張巡南霽
雲ヲシテ接ヲ賀蘭
ニ乞ハシム、肯ン
セズ、霽雲憤リテ
曰ク、吾雖ツテ賊
ヲ破ラバ必ズ賀蘭
ヲ滅サント
上方劍、上方ハ、
高方ナリ、官中ノ
供御ノ物ヲ掌ル、
漢ノ朱雲曰ク、願

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被執。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
六人皆被殺。

張中丞廟

高

啓

延秋門上烏啼霜。羯兒曉登天子牀。
江頭老臣淚暗滴。萬乘西去關山長。
公卿相率作降虜。草間拜泣如群羊。
當時不識顏平原。豈復知有張睢陽。
孤城落日百戰後。瘦馬食盡人裹瘡。
男兒竟為忠義死。碧血滿地嗟誰藏。
賀蘭不斬上方劍。英雄有恨何時忘。

ハタバ高方ノ新馬
劍ヲ賜ハリテ佐臣
一人ノ頭ヲ斷ゲン
ト
海上、廟ハ邳州ニ
在リ、今江蘇金陵
道江寧府
大招、招魂ノ歌ハ
楚ノ屈原ノ作

宋

太祖創業

宋太祖皇帝、姓趙氏、名匡胤。其先涿人也。周世宗時、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征伐。立大功。遷殿前都點檢。世宗殂。恭帝即位。之明年、命領宿衛、禦契丹。時主少國危。中外始有推戴之議。大軍既出、夕

涿、今直隸涿州
殿前都點檢、禁衛
軍總指揮官

陳橋驛、今河南開
封縣城ノ東北ニ在
リ

太尉、匡胤時ニ太
尉アリ

黃袍、天子ノ服

仁和門、汴京ノ城
門ノ名

汴、古ノ大梁、今
ノ河南開封縣
趙普、時ニ宰相ヲ
リ

地坐、椅榻ヲ設ケ
スレテ坐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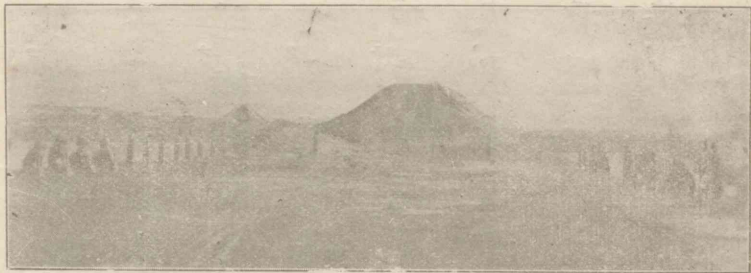
夜久、夜フケ

次陳橋驛。軍士聚議。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環列待旦。點檢醉卧不知也。黎明。軍士擐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點檢驚起披衣。則相與扶出。被以黃袍。羅拜呼萬歲。擁上馬南行。拒之不可。乃攬轡誓諸將。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恭帝遂禪位。點檢立為天子。國號宋。都汴。即位之後。或微行幸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夕大雪。普意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異甚。亟出。則帝立雪中。普惶恐迎拜。即普堂。設重褥。地坐。爇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

太原、北漢ノ都、
今山西冀寧道太原
縣
西北二邊、西夏及
比遊

彈丸黑子、太原ノ
地ノ小ナルニ喻フ

荊湖、今湖北湖南
西川、蜀、今四川



宋 太祖 陵 (縣 鞏)

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
著一榻之外。皆他人之家也。故來見
卿。普曰、陛下少天下邪。南征北伐、此
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取
太原。普默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太
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邊患我
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被
彈丸黑子之地。將何所逃。帝笑曰、吾
意正爾。姑試卿耳。於是先用師荊湖。
繼取西川。

趙普論語

節鎮、節度使、唐
亡ビレ後、梁・唐・
晉・漢・周相繼イテ
起リ、僅ニ五十三
年ニシテ十三君ヲ
更フ
除、任命ス

可、裁可ス

趙普爲人沈毅果斷。以天下爲己任。爲太祖所倚信。
專與謀議。太祖問普曰、吾欲息天下兵。爲國家長久
計。其道何如。普言、唐季以來。帝王數易。由節鎮太重。
君弱臣強而已。今莫若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
兵。則天下自安。太祖從之。普嘗欲除某人爲某官。太
祖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裂其奏。普徐拾以歸。補
綴以進。太祖悟。乃可之。又有立功當遷官者。太祖素
嫌其人。不與。普力請下曰、朕固不與。奈何。普曰、刑賞
天下之刑賞。安得以下私。喜怒專之。太祖不聽。起。普隨

之。太祖入宮。普立宮門。不去。太祖遂可之。普初以吏道聞。太祖嘗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每朝有大議。輒闔戶自啓一篋。取一書閱之。及卒。家人視其篋。則論語也。嘗謂太祖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王安石新法

參政、參知政事、中書省ノ次官ナリ
將對、入ツテ天子ノ諮問ニコタフ
彈文、彈劾文、新參、新參政王安石

神宗即位。以王安石為參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為太平可立致。呂誨時為御史中丞。將對學士侍讀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即新參也。光愕然曰。眾喜得人。奈何。

君實、司馬光ノ帝

制置三司條例司、官府ノ名、三司トハ鹽鐵・度支・戶部ヲイフ
泉府、政府ガ民間ノ貨物ノ售レザルモノヲ買取り、更ニ其價ヲ以テ之ヲ民ニ賣ル
桑弘羊、漢ノ武帝ノ時ノ人、財政ニ通ス
劉晏、唐ノ德宗ノ時ノ人、亦財政ニ通ス
青苗法、政府ガ錢ヲ農民ニ貸シ穀ノ熟セシトキ二分ノ利息ヲ添ヘテ還サシム

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此言邪。安石執偏見。喜人佞己。天下必受其弊。光退而思之。不得其說。搢紳間有傳其疏者。往往疑其太過。誨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疏其十事。帝兩降手詔諭誨。誨論之不已。遂罷誨。安石建議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言。周置泉府之官。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今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安石多與呂惠卿謀。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安石欲行青苗法。以為周官國服為息法也。蘇轍曰。以錢貸民。吏緣為姦。錢入民手。

國服、人民ニ錢ヲ貸シ、各國事ニ服スル所ノ貢物ニ利息ヲ添ヘテ還サシム

曾公亮・富弼、並ニ同平章事アリ

先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仁義ヲ以テ政ヲナセリ



宗神宋

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鞭笞必用州縣不勝煩矣參政唐叢爭論新法不勝疽發背卒時人有生老病死苦之喻謂安石爲生曾公亮爲老富弼議論不合稱病叢死參政趙抃無如安石何惟稱苦苦而已安石折抃曰君輩坐不讀書耳抃曰旱夔稷契何書可讀安石不能對安石用事口談先王而專行管商之政知帝有富强之志思所以濟其欲任用小人貶竄君子自此邊鄙生事百姓疲弊天下騷然初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愀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一二用上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更變天下多事矣至是雍言果驗

靖康之變

欽宗皇帝名桓徽宗長子初封定王及金人連入寇天下騷然徽宗遂傳位靖康元年春正月金太子幹離不直進抵京師先是朝廷遣李鄴求和幹離不携

管商、管仲・商鞅、專ラ富國強兵ノ術ヲ説ケリ
邵雍、大儒ナリ、康節先生ト號ス

南士、王安石ハ江西ノ人ナリ

金、モト女眞ト稱ス、黒龍江上ヨリ起ル、徽宗ノトキ阿骨打帝ト稱シ、國號ヲ金トイフ

李邦彥、時二宰相
李綱、行營使タリ

表段、縵帛ノ以テ
表衣トナスベキモ

樹塞、城塞ヲ立ツ
虎視中ニ在レバ勢
服ルベカラザルヲ
知り、其暴愈甚レ

鄴、以攻京城。不克。乃遣王洎、與鄴偕來。李邦彥等皆
主和。惟李綱欲戰。帝是邦彥之計。遣鄭望之出使。未
至而遇王洎。與俱入見。金人需稿師金五百萬兩。銀



宋 高宗

五千萬兩。牛馬萬頭。
表段百萬匹。割中山、
河間、太原三鎮地。會
種師道等諸路勤王
兵至。師道奏京城周

回八十里。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宜於城內劄塞。拒
守。俟困擊之。綱亦奏金以孤軍深入。如虎投檻。不可

與角。一旦之力。縱歸擊之。必勝之計。帝然之。而邦彥
等專主和。議論不一。致虜有待。汝議論定時。我已渡
河之譏。金人圍京城。凡三十三日。得割地詔。不俟金
幣數足而退。師道請臨河要擊之。綱亦以為彼兵六
萬。而我勤王之師二十餘萬。縱其半渡而擊之。必勝。
邦彥等不從。惟詔三鎮仍堅守不割。數月。金兵復至。
長驅逼京師。城遂陷。金人以宋二帝北歸。在汴。凡七
閱月。大掠而去。當京城危急時。四方勤王之師至者。
皆詔止不進。恐妨和議。訖金之退。未嘗交兵。帝在位
不二年。國破。第康王立于南京。是為高宗皇帝。

二帝、徽宗、欽宗
南京、應天府、今ノ
河南開封道高丘縣

胡銓封事

建康、今ノ南京
臨安、南宋ノ都
今ノ浙江杭州
秦檜、和ヲ主トシ
趙鼎、戰ヲ主トス
建炎、高宗ノ年號
正朔、曆ヲイフ
遣檜、靖康ノ變ニ
秦檜拘執セラル
間、反間
齊王、金人劉豫ヲ
立テテ齊王トナシ
シモ、後之ヲ廢セ
リ

左衽、夷狄ノ風俗

怫然、怒ル貌
犬豕、夷狄ヲイフ

紹興八年、高宗自建康還臨安。秦檜復相。趙鼎罷。詔
議講和。自建炎以來、無歲不遣使。直願去尊號、奉其
正朔。比於藩臣。金人不從。宋使多拘囚。金後數南侵、
不利。知江南不可圖。然後遣檜為間。至齊王劉豫廢
和議。乃決。金使張通古來。編修官胡銓上疏。以為、陛
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之赤子、
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皆為陪臣。異時豺狼無厭、安知
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夫三尺童子、無知指犬豕而
使拜、則怫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無立雅

營街、蠻夷ノ居留
地ヲイフ
竿、首ヲ頭竿ニツ
テテス
踏、東海、魯仲連ノ
言ヲ用フ

車書混同、一統ノ
世ニハ、車ハ軌ヲ
同シ、書ハ文ヲ
同シ、ウス
江南、南宋ヲイフ
西湖、杭州城外ニ
在リ
九州同、金ヲ滅シ
テ天下ヲ一統スル
コト

之羞邪。奉使王倫誘致。此使以招諭江南為名。欲臣
妾我。執政孫近附會秦檜。臣義不與檜等共戴天。乞
斬倫。檜近三人頭竿之營街。然後羈其使。責無禮。與
問罪之師。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蹈東
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上連貶竄

題西湖圖

金主亮

萬里車書合混同。江南那有別提封。
移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

示兒

陸游

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

王師恢復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岳飛精忠

順昌府、安徽三屬

鄆城、朱仙鎮、今河南二屬

十二金字牌、一日二十二回ノ勅使ヲ受ク

逮、捕フ
皇天后土、天神地祇

紹興十年、金兵分四道南侵。劉錡大破兀朮於順昌府。秦檜急啓帝召錡還。岳飛敗金師於鄆城。幾擒兀朮。飛至朱仙鎮。方指日渡河。中原大震。檜又啓帝召飛還。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曰：「十年之勞。廢於一旦。乃引兵還。兀朮還汴。以謀再舉。以書抵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乃可。』檜必欲殺飛。遂矯詔逮赴獄。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檜命其黨鞫之。詰其反狀。飛袒而示之背。背

涅、音アツ、イレ
スミ

韋太后、高宗ノ生母
梓宮、天子ノ棺

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終無罪狀。可驗。檜乃矯殺飛父子矣。飛事親孝。立志慷慨。以復中原。滅讎虜爲念。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飛御士卒嚴而有恩。凡有頒稿。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粹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至是和議遂諧。金歸韋太后及徽宗梓宮於宋。畫淮中流爲界。于時金國屢有內叛。宗戚大臣相繼誅夷。且北有蒙兀。自號大蒙。稍帝連歲用兵。卒不能討。而與之和。南侵

斗牛、兩星ノ名、
天ヲイフ



岳 飛 墳 (杭 州)

又不得逞而宋之猛將精兵方
日盛恢復實不難沮於秦檜有
志之士扼腕嘆息兀朮且死曰
南朝軍勢強甚宜益加和好俟
十數年南軍衰老然後圖之

題青泥市寺壁 岳飛

雄氣堂堂貫斗牛
誓將真節報君讎
斬除頑惡還車駕
不問登壇萬戶侯

岳王墓

馬

存

落盡青松百草深
可憐一片西湖土

驚鷗斜日叫寒林
埋卻英雄未死心

文天祥勤王一

孝恭皇帝名焘度宗次子也先是蒙古強大滅金國
號元帝即位之初元丞相伯顏大會兵于襄樊水陸
並進攻沙市新城遂下鄂州帝詔天下勤王德祐元
年元大軍渡江順流東下沿江州縣望風降附京師
戒嚴江西提刑文天祥募兵勤王天祥吉州廬陵人
也年二十魁進士第初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

襄樊、今湖北襄陽
縣トシテ對岸ノ樊
城
鄂州、今ノ武昌

吉州廬陵、今江西
吉安縣

贛、州ノ名、今江
西ニ屬ス

慨然發郡中豪傑入衛。其友止之曰：「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赴闕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聞者為感動。張世傑亦以兵入衛。二年正月，元兵駐高亭山，去都城三十里。天祥出使軍前，辭氣慷慨，高論不屈，伯顏留之。既臨安陷，帝出降，伯顏遣宰執先赴大都。天祥亦登舟北行，至鎮江，得聞逸去。端宗即位于福州。封弟廣王昺為衛王，陳宜中為左丞相，張世傑為少

大都，今ノ北京

鎮江，今江蘇二屬

端宗皇帝，名ハ昱
孝恭帝ノ兄ナリ

保。天祥至，除右丞相，不肯拜。景炎元年十一月，元兵侵福州。宜中、世傑奉帝及衛王、楊太后等航海，由潮州至廣州。二年六月，天祥敗元人于零都，遂次于興國縣。七月，使張日中、趙時賞等帥師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元李恆遣兵援贛，而自將襲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恆猝至，乃引兵走，即鄒淵。于永豐，淵兵先潰。恆窮追天祥。天祥至方石嶺，恆及之。張日中奮戰，元兵少卻。恆麾鐵騎橫擊之，日中身被十餘創，猶手刃十餘騎而死。兵盡潰。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及二女皆見執。趙時賞坐肩輿後。元人問：「為誰？」時賞曰：

福州，今福建ノ省
城
潮州，廣州，今廣
東二屬ス
零都，興國縣，今
江西二屬ス

永豐，江西二屬ス

循州·南嶺、今廣東
二屬ス

我姓文。眾以為天祥禽之。天祥由是得挺身與其長
子道生及杜沂、鄒鳳、乘騎逸去。遂奔循州。散兵頗集。
乃屯于南嶺。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



文天祥

屈臨刑。劉沫頗自辯。時賞
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將
佐幕屬被執者皆死。而天
祥妻子家屬送于燕。二子
死于道。

文天祥勤王二

既而廣州陷。張世傑奉帝舟走秀山。陳宜中之占城。

秀山、虎頭山、廣
東海內二在リ

占城、安南ノ南部
ノ地
斧澳、斧營二井ニ
作ルベシ、井澳・謝
女峽・碓州、皆廣東
二屬ス

一旅、五百人
一成、田方十里

求兵。遂不復還。十二月，帝舟再遷于斧澳。又遷于謝
女峽。三年，元以張弘範為都元帥，李恆副之。帥師入
閩廣。帝舟遷于碓州。四月，帝崩。年纔十一。群臣多欲
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
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
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耶？」乃與眾共立衛王。
是為帝昺。年八歲矣。適有黃龍見海中，遂改元祥興。
以秀夫為左丞相，與張世傑共秉政。外籌軍旅，內調
工役。凡出其手。雖忽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
勸講。六月，帝舟遷于新會之崖山。文天祥屯潮陽。鄒

新會、今廣東粵海
道廣州府二屬ス

潮陽、今廣東潮循道二屬

五坡嶺、今廣東潮循道海豐縣二在り
突、怒チ
臘子、附子ノ異名、毒藥ナリ

相、大臣ナリ

瀾、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道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力不支。帥其麾下走海豐。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草莽。天祥被執。吞腦子不死。鄒淵自到。劉子俊自詭爲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執。天祥至。各爭真偽。遂烹子俊。而執天祥。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見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或謂弘範曰。敵人之相不可測也。不宜近之。弘範曰。彼忠義也。保無他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處舟中以自從。

厓山之戰

韓、其姓ナリ

扞、フセマモル
過、三葉丁洋一幹、辛
苦遭逢起一經、干
戈落四周年、山
河破碎水深、架、身
世浮沈風打、舞、皇
恐灘頭說、皇恐、零
丁洋裏嘆、零丁、入
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
青、史籍ナリ

祥興二年正月、張弘範兵至厓山。張世傑力戰禦之。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師中。弘範三使韓至宋師。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欲何爲。士民亦無叛者。李恆自廣州以師會攻。

旗什、敵二降ル

弘範命恆守厓山北面。二月，弘範四分其軍來攻，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臘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早潮而戰。世傑敗之。恆季等順潮退，師午潮上。元師樂作，宋師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師犯其前，南師繼之。宋師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什。諸舟之檣旗皆什。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元師薄宋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

寶、天子ノ印爾

兼開、兼難ナリ

一塊肉、帝爲ヲ措ス

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即負帝同溺焉。帝崩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已而世傑復還厓山，收兵，遇揚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而復立之。楊太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安南，至平章山下，遇颶風大作。舟人欲躡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焚香仰天，呼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若天不

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吾舟舟遂覆世傑溺焉宋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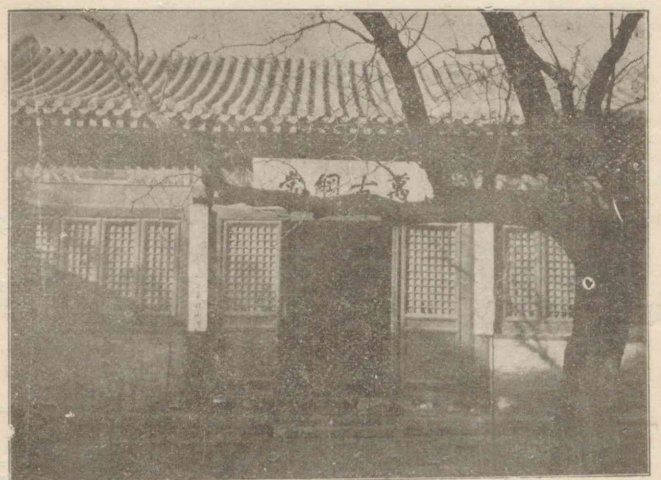
文天祥不屈

崖山既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送于燕京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天祥至燕不屈繫獄勵操愈堅天祥在燕凡三年元主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

元主、世祖、韓ハ
忽必烈

柴市、街ノ名

孔曰、論語、子曰
志士仁人、有殺
身以成仁
孟曰、孟子曰、生亦
我所欲也、義亦我
所欲也、二者不
可、得、兼、舍、生
而取、義、者、也



言者不果釋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

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文 天 祥 廟

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文天祥不屈

一八五

建寧、今福建二屬
魏參政、福建參知
政事魏天祐

龔勝、王莽ノ漢ヲ
篡フヤ、龔勝出テ
仕ヘズ、乃チ餓エ
テ死ス
南八、張巡ノ部將
南霨雲、八ハ八郎
ノ意

改定漢文新編 卷三終

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初。到。建。寧。賦。詩。並。序

魏。參。政。執。拘。投。北。行。有。期。死。有。日。詩。別。妻

子。良。友。良。朋。謝。枋。得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

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何。獨。伯。夷。清。

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

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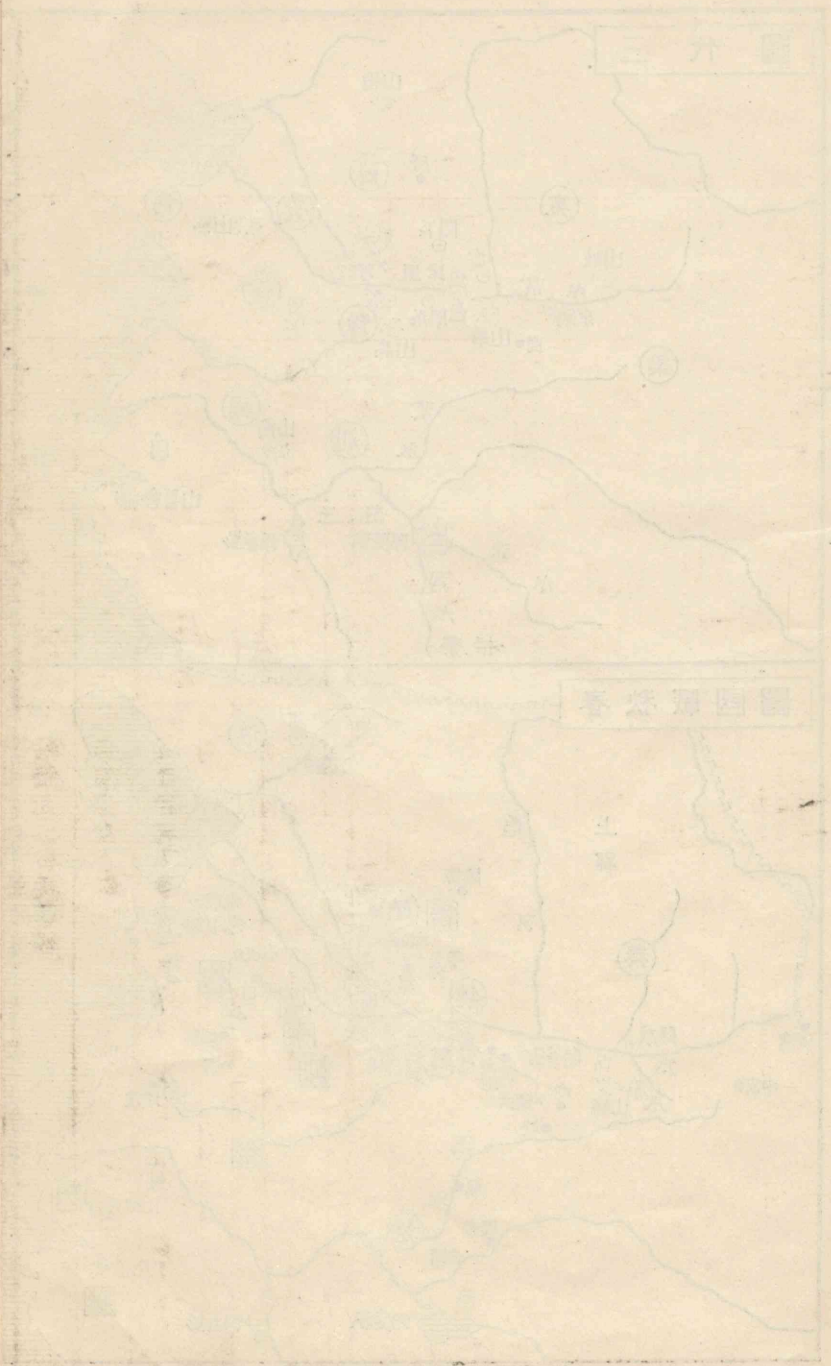
國號		(周 東) 周							帝號	皇紀	事	蹟
平	王	前	一一〇	都を東都の洛邑に遷す								
莊	王	前	二五	齊の桓公立ち管仲を相とす								
靈	王		一一〇	孔子生る								
敬	王		一六七	吳王夫差越王勾踐を降す								
元	王		一八八	越吳を滅す								
烈	王		二九〇頃	孟子生る								
顯	王		三〇〇	秦の孝公立ち、商鞅を任用す								
顯	王		三二〇	齊魏を伐ち魏將龐涓を殺す								
			三二八	蘇秦合従を唱ふ								
			三五〇	張儀連衡を唱ふ								
			三六三	孟嘗君秦より逃げ歸る								

年表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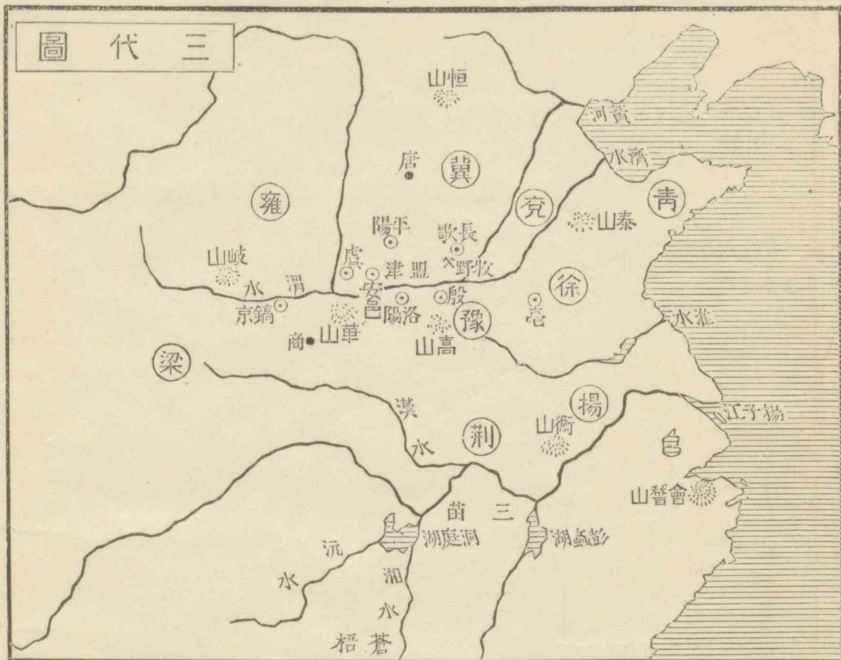
秦			周			
更始	子嬰	二世皇帝	始皇帝		赧王	
六八三	四五五	四五二	四四九	四四八	四四〇	四三四
劉秀王莽の兵を昆陽に破る	秦亡ぶ	陳勝等兵を起す	諸生を坑殺す	書を焚く	秦天下を併せ三十六郡を置く	荆軻殺さる
					秦軍入寇し、王其地を秦に獻す。周亡ぶ	信陵君秦軍を破り邯鄲の圍を解く
					趙の廉頗長平に軍す	范雎秦に相たり
					三九五	三七八
					齊の田單燕の侵地を復す	趙蘭相如をして璧を秦に獻せしむ
					三九一	三七七
					樂毅齊を伐ち七十餘城を下す	

宋			唐			漢 東		
高宗	欽宗	神宗	太祖	肅宗	玄宗	太宗	和帝	光武帝
一七九八	一七九一	一七八七	一七八六	一七二九	一六二〇	一四一八	一四一七	一四一五
胡銓封事を上る	秦檜相となる	高宗南京に即位す	靖康の變	王安石の新法	太祖位に即く	史思明叛す	張巡・許遠戰死す	安祿山叛す。顏真卿等兵を起して賊を討つ
					太宗位に即く	班超を西域都護となす	馬援伏波將軍となる	馬援光武帝に見ゆ
					六八五	六八八	七〇二	七五一
					劉秀帝位に即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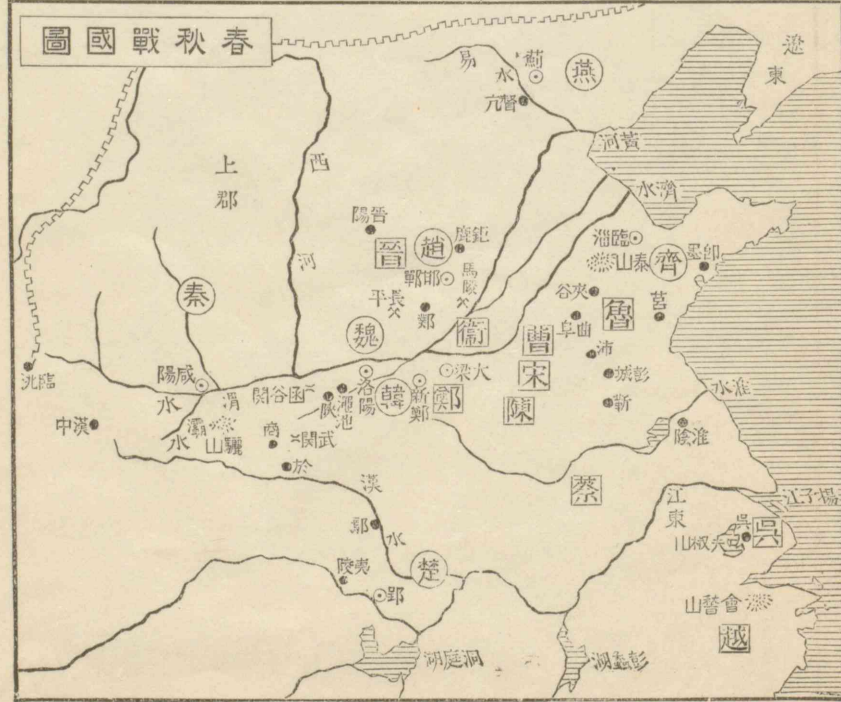


年 表 終	宋		高宗	一八〇〇	岳飛大に金兵を破る
	度宗	衛王(帝昺)			
			一九三四		元將伯顔大舉して入寇す。天下に詔して勤王せしむ
			一九三八		衛王厓山に遷る
			一九三九		宋亡ぶ

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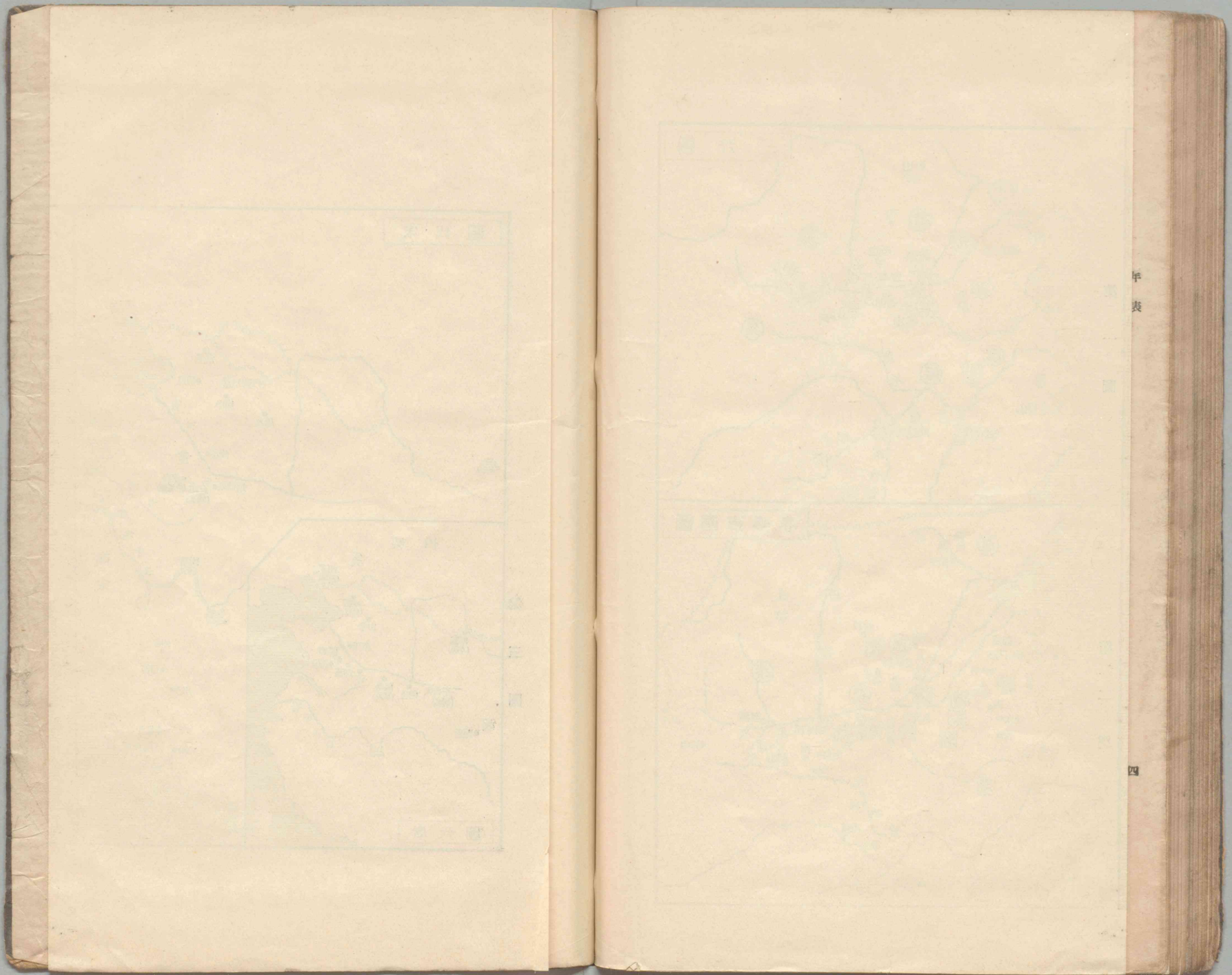


第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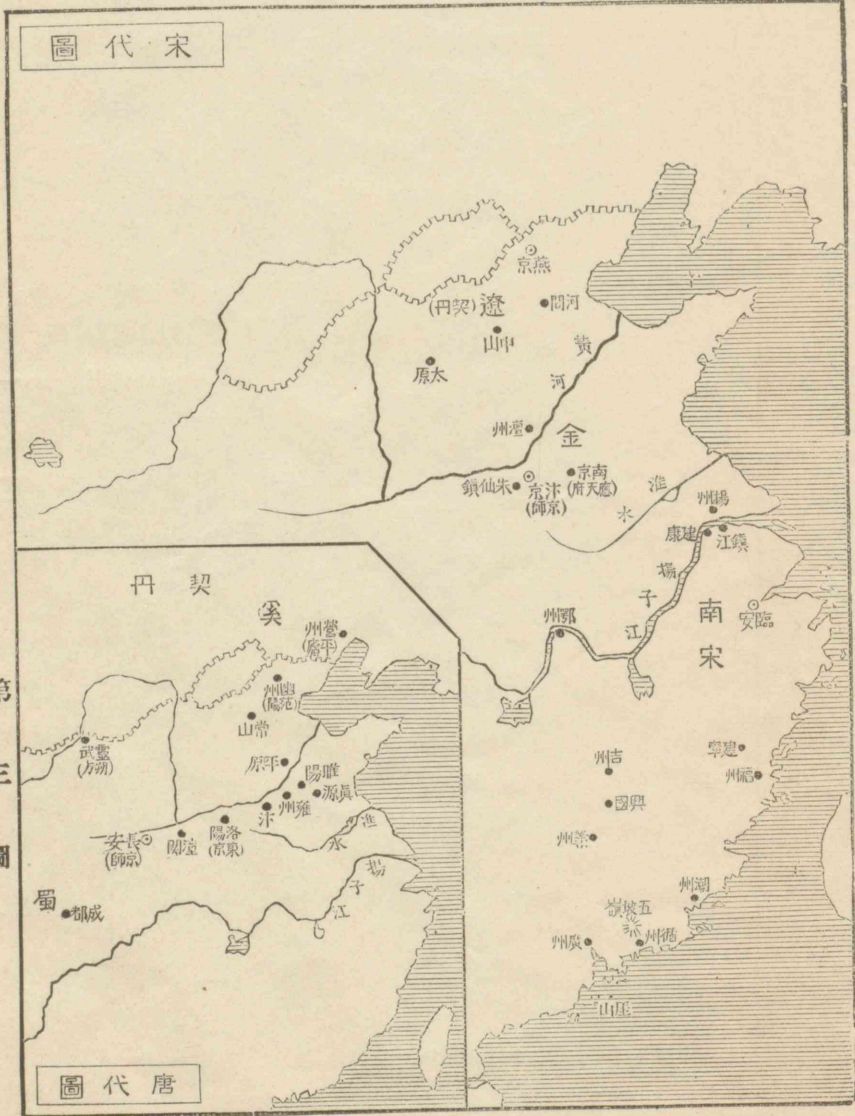
第二圖

年	
表	
終	



年表

四



第四圖

第三圖

宋代圖

唐代圖

南宋

大正十年十月十五日印
 大正十年十月十八日發
 大正十一年一月十六日訂正再版印刷
 大正十一年一月十九日訂正再版發行
 大正十四年十二月一日訂正第三版印刷
 大正十四年十二月四日訂正第三版發行
 大正十五年二月十日訂正第四版印刷
 大正十五年二月十三日訂正第四版發行

著作權所有



著作

發行兼
印刷者

印刷所

改定漢文新編奧付卷三

大正十五年度 臨時定價	定價 金四十四錢
	金七十五錢

鹽谷温

辻本卯藏
東京市神田區北神保町十一番地

弘道館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北神保町十一番地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北神保町十一番地
振替口座東京八一五番

弘道館

